
地球的危機
瀨川昌男 原著／本局編輯部 編譯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SF 3
地球的危機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③
局發行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是本局由風行各國科學幻想小說中，精選出來的。每一本都具有其代表性。

科學小說是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未來世界的預測，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拓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對於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光復書局發行人 林春輝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③

地球的危機

原著 瀨川昌男

編譯 本局編輯部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餘年以來，由於科學先進國家的不斷努力，人類活動的範圍已經從地球伸展到浩渺無際的太空。我們在讚嘆這些成就的輝煌、偉大之餘，不能不奮發圖強，推廣科學教育，冀望在未來爲人類謀求福祉的事功上，發揮我中華民族發明創造的固有智能。

提到發展科學教育，可眞是千頭萬緒，正規的學校課程，和公式化的教材傳授固然重要，但是，如何散佈科學種子，使科學思想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裏，普遍地深深紮根，尤其是重要的工作。**光復書局**年來陸續出版了「國民的科學」和「幼兒的科學」等，正是因應了這種迫切的需要。現在又選譯世界著名的科學小說，輯爲「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把這項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叢書分期出版，不僅適合少年學童閱讀，一般社會青年亦可藉以啓發新知。

科學小說，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

向讀者宣佈對此神奇世界的預測，因為它能以活潑的文藝形式，表達嚴整的科學觀念，對於工商社會中緊張繁忙的生活，最為具有平衡調和的作用，對於耽於幻想，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拓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因而每一本科學小說，往往就是若干系列研究實驗、發明創造的前驅。它向科學家們提示了前進的指標。

我國正值發展科學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從事光復建設的伊始，**光復書局**斯集的出版，實在值得欽佩和讚揚。這裏謹申述個人的一點感想與期望。

獻給讀者

在登陸月球成功的今日，我們對金星的認識漸漸增加，證明了本文中所描寫的金星世界，與實際的情況多少有點出入，這是科學幻想小說不可避免的命運。

我們閱讀科學小說，一方面必須研究小說中那些是作者的想像，藉以訓練我們對科學的認識，另一方面體會出作者想藉書中所表示的主題，而培養自己的科學知識和文學的修養。

作者瀨川昌男在本文中，始終強調著人性之本善，如佛蘭克、甘都等人之先倨後恭，少年安林、畢爾之向善的精神，紀揚、眞眞之臨危不懼，都值得大家深思。

這一本「地球的危機」在西元一九五八年出版，並且在日本各大報上連載，轟動一時。故事中心就是一羣反物質的隕石羣，跑入我們的正物質宇宙中，這種事情是否眞的能發生，雖然還不能遽下斷語，但至少目前還沒有人能完全否定這件事的可能性。讀者可以慢慢的去體會它。

編者　謹識

人物介紹





林眞眞——科學家卓博士的兒子紀揚的好朋友，由於在地球上有金星X19型流行性感冒的蔓延，和紀揚一起避難到卓博士所工作的太空市天文臺。

卓紀揚——和他的朋友眞眞，同時發現了正要與地球相撞的反物質隕石羣，他們兩人爲了拯救地球而冒險犯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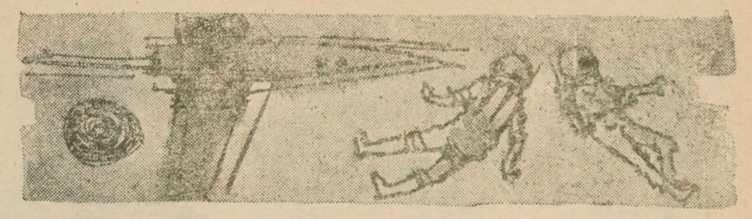




卓博士——紀揚的父親，在太空市天文臺工作的科學家，他是少數能從隕石羣拯救地球的科學家之一，但是被金星人由太空市天文臺掠奪至金星。

甘都——星民派首領，金星人正爲地球人對他們的苛刻的待遇而憤怒，甘都利用他們的心情，並於選舉時應用不正當的手段，想佔據金星爲己有，他逮捕卓博士，想藉以要脅地球政府。

安林——甘都的獨生子，獲悉父親的陰謀後，從地牢中放走卓博士父子等人，並以絕食爲手段，不惜一死勸父親改過自新。



地球的危機

目錄



地球的危機

奇怪的星星

二十一世紀初，一個夏天的夜晚，在庭院中觀測流星有好一會兒的卓紀揚，忽然被一顆古怪的星星吸引住了。

「咦？那是什麼？」

他發現東南方的天空上，在天蠍座一等星安達雷斯的旁邊，有一顆陌生的青白色星星。它發出和安達雷斯星一般的亮光，經過十數秒後，逐漸暗淡下去，四、五分鐘後就完全消失了。

「奇怪！那個方向根本沒有人造衛星；假如說是火箭或流星，那一定是動的，可是它又不動：並且由它光亮的變化看來，也不是新星或變光星。對了，我還是先把這事通知高雄的

眞眞再說！」

紀揚從口袋拿出一個小盒子，這是紀揚自己製造的小型高性能短波受發信機。

機器「吵！吵！比—比—」地作響，稍微有一點雜音，表示受信機已經可以使用。這個受信機是用電晶體製造並使用原子力電池，所以差不多一年內不必換電池。

紀揚馬上向機器麥克風呼叫：

「JAABCD，這裏是JAJXZY。請回答。」反覆了兩三次後，紀揚就安靜的細聽回音。

紀揚的好友林眞眞，也有一架相同的機器，和在臺北的紀揚可以隨時取得連絡。可是這一次紀揚呼叫了半天也沒有回音。

「怎麼搞得？難道眞眞又把機器忘在別處，沒有帶在身邊？」

又呼叫了好幾次還是沒有結果，紀揚只好作罷。翌日恰好是星期天，紀揚尙在睡夢中就被媽媽搖醒了。

「紀揚啊！還在睡？眞要不得，快起來，你的客人來了。」

「客人？是誰呀？」

「是高雄的林小姐，你的天體觀測朋友。」

「好哇！」

紀揚一躍而起，穿着睡衣一衝就到前廳來，穿著天藍色洋裝的眞眞，看著他微笑。

「嗨！你才起床？眞貪睡！我今天坐第一班機飛來的！」

紀揚微紅著臉，但馬上不認輸的反問她：

「眞眞！昨天晚上我叫了你好幾次，爲什麼不回答我呢？我有急事想通知你！」

眞眞聽完了也很吃驚的說：

「眞的？我也叫了你好幾十遍啊，但一直沒有回答，我想一定是你又把機器放在學校，所以一清早就趕來看你。」

「奇怪！我怎麼一點兒也沒有收到你的呼叫聲，你有什麼事？」

「我看到像新星一樣的怪的星星？」

「那…你也……」

紀揚睜大了眼睛。

「眞眞！你在書房等我一下，我漱洗完畢馬上就來！」

「你請吧，反正不急。」

一會兒兩人隔著書桌對坐，各提出意見討論那一顆古怪的星星。

「你看的那一顆星也是在安達雷斯靠南一度的地方，臺北和高雄距離那麼遠，由兩地觀看那顆星位置居然相同。尤其是那顆星星看起來根本不像在地球大氣層內所發生的流星一類的東西。」

「這麼說，那會是什麼呢？紀揚，你不以爲它是新星？」

「不！新星是由像太陽那樣大的恒星爆發而成的，決不可能五分鐘，十分鐘就沒有光亮，至少有幾天放出明亮的光輝，要完全消失得花幾個月的時間。」

「是啊！按道理說是如此……可是它……」低頭沈思的眞眞「啊！」的一聲，突然抬起頭來。

「也許是太空船發生故障，在太空中爆炸！」

「這倒是可能，不然的話一定是金星或火星政府開始做什麼實驗？」

「那不會是新型炸彈的實驗吧？戰爭在這個時代很難想像，世界這麼和平……」

「地球上雖然很和平，但各行星之間並不和平。地球政府對於來到地球的金星人，檢疫非常嚴格，因此金星人對地球並沒有好印象。」

這古怪的星星，究竟是什麼呢？

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所以然來，最後紀揚想起了在太空市（由人造衞星所構成的宇宙城）裡天文服務臺的父親或許能解答這個問題！於是就打了個電話：

「喂喂！是太空市天文臺嗎？麻煩請卓博士聽電話。」電視電話的畫面上映着天文臺的女事務員。

「好的！請等一下！」

女事務員的映像消失了，接著紀揚的父親卓博士帶著愉快的笑容出現了。

「呀！紀揚，好久不見了，眞眞也在一起啊！」

「伯父，您早。」

「早！眞眞。不過我這兒應該是道晚安的時候，現在是半夜十二點半……有什麼急事嗎？孩子！」

「對了，我們一急忘了您那邊是格林威治標準時間，這麼晚打擾您，實在很抱歉！」

然後紀揚報告他發現古怪星星的經過，詢問父親有沒有太空船遇難事件。

「沒有啊，沒有聽到有什麼太空船遇難，也沒有報告發現什麼新星，會不會看錯了呢？」

但聽了兩人強調他們在不同地點，各別看到那亮光的時候，卓博士也表示對這件事的關心。



「也許還有別的目擊者，可能等一會兒就有報告來，我等一會兒再問問看。對了，今天，不！臺灣時間應該是昨晚，宇宙線異常的增加，並且電離層也紛亂了。」

所謂電離層是離地上一百至五百公里的帶電的空氣層，能反射中波和短波的電波：因此可以用作地上的遠距離無線通信，假如這電離層紛亂，那麼地上的通信就會受阻礙了。

「啊！我知道了，眞眞！我們昨夜一直連絡不上，也是這電離層鬧的玩笑。」

「原來如此，昨夜我還怪紀揚呢！眞對不起。伯父！電離層的紛亂，宇宙線的增加，和那奇怪的光可能有些關係吧！」

卓博士點點頭後，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

「有好消息告訴你們，你們不是很想在暑假到這邊來玩玩嗎？太空市政府的參觀許可證

就要下來了。」

「哇啊！好棒！一放假我們馬上就出發！」

「好高興喲！不過會不會太麻煩伯父？」

「沒有的事！對不對？爸爸？」紀揚搶著說。

「當然！兩個人一起來玩。我事情太忙，沒有太多的時間陪你們，但至少從太空市看一眼偉大的星空，就值得來一趟了。」

電視電話中的卓博士對著兩人莞爾一笑。忽然歪著頭聆聽：

「哎！隔壁房間的電視正報導着壞消息，臺灣又有金星X19型流行性感冒的病患，而且是集體發生！」

卓博士很躭心的看看他們兩個。金星X19型流行性感冒是由金星帶回來的濾過性菌所引起的一種流行性感冒，傳染力很強。

「爸爸！流行性感冒雖然猖獗，但我們都很健康，您不用躭心。」

「好吧！你們要特別小心。像這些流行性感冒、金星霍亂等流行病，使金星人進入地球

的限制愈來愈嚴格，眞糟糕。」

卓博士好像很憂慮的樣子。

到太空市

打完電視電話後，紀揚和眞眞天南地北的聊著關於暑假太空市旅行的計劃，及眞相不明的光等等。對於那奇異的光，仍然沒有得到任何解答。眞眞只好回高雄去了。

可是翌日早晨，紀揚從打字電報機取出報紙一看，「啊！」驚叫聲突口而出：

「……『眞相不明的光，出現於南邊的天空』——還是有別的人看到那怪光！」

然而往下唸才知道這並不是自己看到的那種。六月×日，雖同是前天的晚上，但時間還要晚一點，位置在天蠍座安達雷斯偏東，光度在一等以上。

「這一定是我看過以後才出現的。失去了一個大好機會，我應該耐心守着才對啊，好！從今晚起，絕不漏看。」

於是紀揚每晚站在庭院中，守著天蠍座附近的天空。

鬱悶的梅雨季節，在能自由調節氣象的今天，已成爲過去，天空每晚都是星星閃爍的晴天。

皇天不負苦心人，紀揚在數日之內，三次發現了那個奇異的光。在這期間金星X19型流行性感冒還是不斷的蔓延著。有一天早晨，紀揚去上學時，校門口貼著一張大佈告：

「由於流行性感冒的侵襲，患者衆多，從本日起暫時停課。」一大堆學生議論紛紛，吵著鬧著，看到老師出現，大家圍過去異口同聲的問：

「老師！學校要停課多久？」

「那可不一定啦，金星的濾過性菌，恐怕會猖獗整個夏天，學校也許要等到秋天天氣涼爽一點才能再開課。你們還是在家好好保重身體，同時自己自修。」

學校一停課，大家都爭著到北極南極的避暑地，雖然世界各地流行著感冒，但寒冷的地方總是比熱的地方好些。

「你也到昂格爾島去吧！」

紀揚的母親說。昂格爾是代表性的避暑地之一。

「不行，不行，不但是去南極，就是到格陵蘭的火箭也都客滿，我聽同學說，連兩個月後的票也已預售完了。」

「那怎麼辦？就這樣呆在這裏也很危險，不只是感冒，金星霍亂也要流行了，小孩被傳染，百分之九十五活不成。」

「媽！不然的話，我就乾脆和眞眞提前到爸爸那裏去吧。」

「到太空市？那裏是太空船的進出總站，不更危險嗎？」

「可是據爸爸說太空市沒有流行病，學生也沒有停課，也許他們預防得很周到。」

「我總覺得離開地球一步，就好像更靠近金星一步，實在不放心！」

紀揚的母親終於勉強答應了。紀揚即刻打電視電話給父親。卓博士認爲既然如此，也贊成他們早一點出發。他馬上去拿太空市政府的許可證。

於是紀揚飛往高雄，眞眞的父母爲了孩子的健康，也很高興的贊成他們的決定。

「那麼紀揚，眞眞就拜託你了，請代問候令尊。」

「媽！您怎麼啦？只是到太空市而已，別說得好像要到火星，金星去旅行似的。」

眞眞笑她的母親小題大作。

既然決定了，就得趕快，紀揚和眞眞一起回臺北去購票，恨不得馬上就出發，但這兩天的火箭都客滿，只好定在第三天早晨起程。

出發的前夕，紀揚被雨聲弄醒，「嘩啦！嘩啦！」地打在屋頂上和庭院的樹上。

「大概又是氣象調節局計劃讓天下雨吧！」

迷迷糊糊的想著想著又睡着了。翌晨天空像剛洗淨了似的，蔚藍一片。

兩人由臺北坐汽車到太空火箭場，辦完手續，緩步走上通往發射場的白色長橋。這個發射場是一個浮島，最近才建造完成的。

十數分後兩人坐電梯到火箭艙門口，跨上了飛往太空市的火箭。臥躺在緩衝座椅上，繫上了安全帶。

「就這樣飛到月球或火星，那該多棒！」

「是啊！我也這麼想！可是要到月球或火星不是要在太空市換乘太空船嗎？」

「嗯！這種流線型的火箭是着地專用的，短時間內有勁，但不適合於長時間的飛行。喂

！要發射了！」

在座椅上面的天花板出現「請再檢查自己的安全帶」和「禁煙」的紅燈。同時空中小姐又用國語和世界標準語廣播。

「現在我們要出發了，請大家注意：X減六十秒……五十秒……四十秒……三十秒……二十秒……十秒……五、四、三、二、一。出發！」

「轟！」在震耳欲聾的聲音中，火箭出發了。

突然身體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壓進座墊裏，這是由於火箭猛烈的加速度。紀揚咬緊牙關忍耐。這種不得動彈大壓力的壓迫狀態，大約有五分鐘左右，然後引擎聲倏然停止，同時身體忽然變輕，而整個內臟好像要被緊拖上來似的好不舒服。這是因爲火箭利用慣性飛行，沒有地心引力的緣故。

「沒有引力，眞不習慣。」

「是嘛！好像沒有安全感……好怕！」眞眞不安的抓緊了座位上的把手。

不久兩人慢慢地習慣了，從小窗戶望出去，看到了美麗的外景，不覺高聲歡呼！

「好漂亮啊！多麼醒目的白藍斑紋，現在是飛在太平洋上吧！紀揚！我們把它照下來好嗎！」

「好啊！照相機在手提箱裏！」

然而當紀揚打開箱子時，

「啊！」大叫一聲，從手提箱中搖搖擺擺地爬出一條蛇。紀揚一驚，扔開箱子，結果蛇和照相機一起從箱子裏跳出來，浮在空中。

「哎喲！害我虛驚一場！不是蛇，原來是照相機的帶子，沒有引力，才自己跳出來的！」紀揚摸摸胸口說。

「可是你看！照相機在空中團團轉……」眞眞指着照相機。

「不必怕，眞眞！那是剛剛我推動時使它轉的，我們的地球也像這樣自轉。」

秒速八公里的火箭，載着他們直向高度一、七三〇公里的太空市突進。大約一小時後到達太空都市。火箭和太空市的人造衛星羣同步協調後，就好像停在中間一樣，從火箭的窗戶可以看見人造衛星羣的一部份。

突然眞眞好像發現了什麼，指向窗外說：

「看，看那邊，像有豆粒大的東西飛向我們這邊，是不是隕石？」

像豆粒大的東西，把影子落在人造衛星上，一直飛來，愈來愈近了，近看才知

道它根本不是隕石，而是火箭一類的東西。

「眞眞，那是人造衛星間的交通工具，叫做小太空車。假如是隕石，在這麼近的距離時，它的速度會快得肉眼都看不見哩！」

小太空車絡繹不絕的集中到火箭附近，不久他們兩人也換乘了一部小太空車到卓博士等着的第一號人造衛星。

第一號人造衛星呈車輪狀，還在那裏旋轉著。只有車軸的一部份不轉動，這個地方就是小太空車的停靠場。小太空車把它的圓頭向人造衛星的車軸駛進去，然後停下來。

停靠場是一種被稱爲「氣艙」的氣密室，走出氣艙就是小太空車的候車室，卓博士早就等在那裏，向他們搖手，紀揚和眞眞很高興的跑過去。

「爸爸，謝謝您特地來接我們！」

「伯伯好！打擾您了。」

「歡迎！歡迎，現在的地球好像是一個細菌的巢窩，可是你們倒變健康的嘛！」

卓博士雖然用愉快的語氣歡迎兩人，但不曉得爲什麼，臉上有一層憂戚的暗影。

「好吧！現在帶你們到我的寓所去，雖然我太忙了，沒有收拾乾淨，但倒也蠻舒服的！」

卓博士把他們兩個人帶到電梯門前。這一帶稍微感到有一點引力。

「伯伯！人造衛星的引力好小啊！」

說著眞眞輕輕跳了一下，身體就彈上二公尺高。

「哈，哈，這是因爲我們站在人造衛星的中心附近，人造衛星中的引力是一種代用引力，實際上就是旋轉人造衛星所造成的離心力，離軸愈遠，引力愈强。不過最外圍最强的引力，也只不過是地球上的三分之一。當然也可以造得和地球同樣强大，他們故意弄得小一點，重的東西也可以輕鬆的搬運，不是很方便嗎！」

這時電梯門開了，三人坐進去後，馬上往下降。

「眞的，我的身體，手提箱和東西，都愈來愈重了。」

電梯停了，他們跨出電梯門，外面是一條寬寬的走廊。眞眞和紀揚正想開步走，可是向前一望，兩人都愣住不動了。附近一帶好像還沒有什麼，但愈前端，走廊愈成急坡，遠處的

那一端幾乎成垂直面。

前面帶路的卓博士，奇怪的回過頭來：

「怎麼啦？爲什麼停在那兒不走？」

「爸爸！這個走廊……」

「哈哈！哈！哈！原來爲了這個，在人造衛星車輪形的外圍，永遠是底下，所以走廊看起來像坡路，其實一點都不陡。」

兩人戰戰兢兢的開始走。奇怪，一走起來却都是平路，只有前端看起來像坡路。走了四五十公尺後，回頭一看，電梯的門口，也好像在坡路上。

「知道了吧？在地球上因爲地球是圓的，所以應該也有同樣的現象，只是地球上的人在圓形的外側，因此不管前後，應該看起來像下坡。但因爲地球很大，人們不容易察覺罷了。來！我們到家了。」

走廊的左側並排著許多相同的門，卓博士打開其中一個門，催促他們兩人進去，然後上樓梯，樓梯的盡處又有一個門，這就是卓博士的房間。門前有個學生模樣的青年，非常緊張

的樣子，一看到博士回來，迫不及待的打個招呼馬上開口說：

「博士！我們都在等你，是因爲那計算……」

聽到計算，博士的臉色也緊張起來了。

「噢……計算出結果來了？」

「是的！正如博士預測的一樣，雖然這麼晚了，還是希望博士能到天文臺一趟……」

「嗯！」

點點頭。卓博士看看兩個孩子，顯得很爲難。

「眞不巧，你們是不是睏了？現在是二十三時，能不能等一個鐘頭？」

「睏？爸爸！這裏的二十三時，對我們來說才早上八點呢！這一次是爸爸忘記時差了。您儘管去吧！」

「哈！哈！你算是報了上一次電視電話的仇了。那麼我臨時有重要的事不陪你們了。你們在房間隨便休息，等我一會兒，酒櫃中有茶、糖，自己泡啊！」

說完後卓博士跟著那青年忽忙跑下樓。

反物質

紀揚和眞眞開了房門走進去，坐在沙發椅上休息。這是一個典型的學者房間，和地球上的擺設並沒有兩樣。一邊的牆上有一個大書櫥，許多書、文件、計算機等整齊的排著。另一邊的裝飾櫥中有一個拉下百葉窗的窗戶。紀揚按下窗框旁邊的按鈕，百葉窗就自動昇上，出現了綺麗的星空。

「好美啊！天空中全是星星！」紀揚感嘆著。

「每一個星星都像可以用手摸到似的，看起來那麼近，這麼多星星，搞得我反而分不清星座。」

「仔細觀察就可以看出，眞眞，你看！那一顆紅的星一定是安達雷斯，那S字形的應該是天蠍座，不會錯。」

看了這星座，兩人都不禁想起那不可思議的光。眞眞忽然說：

「喂！紀揚，伯父說的重要事件，會不會就是那個光……」

「不會吧！你怎麼把那光和我爸爸的事連在一起呢？」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只是一種直覺，現在所有的天文臺不都在調查那個光的原因嗎？」

「不錯……不過假如和那光有關係的話，爸爸不會不跟我們說，因爲我們是最先發現那光的人啊！」

「也許是我想得太多了！」眞眞笑笑，然後又說：

「紀揚，暫時不談那些，我來泡茶，我們可以先喝喝茶。」

「好！先謝謝你，你這麼一說我的口眞渴了。」

於是眞眞打開酒櫃，拿出茶杯，紅茶，泡了一壺熱茶，兩人正在喝茶時，卓博士回來了。他不理紀揚和眞眞的招呼，一言不發的坐了下來，兩手蒙臉沉思。

「發生了什麼事？爸爸！」紀揚不解的問。

「那兒不舒服嗎？」

眞眞也就心的側著小臉看他，博士抬起頭，搖搖手表示他沒有什麼。

「眞抱歉！讓你們操心！本來這件事我都早料到了，但是一旦成爲事實，還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卓博士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向著他自己的桌子走過去，順手整理桌上雜亂無章的書本、顯微照片、稿紙等，一邊還是集中精神思考著。紀揚從沒有看過父親這樣不安，心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兩個孩子憂慮的視線，使卓博士下定決心，轉過來面對他說明：

「紀揚，眞眞，你們兩個人有權利聽聽，因爲你們是那怪異的光的發現者。」

兩人不由得相顧而視，屏住氣等著博士講下去。

「那怪異的光已眞相大白了，那是具有巨大爆炸力的隕石，和小行星衝突時所發生的光！」

「小行星？怎麼會？小行星平常不是都在火星的軌道外邊幾億公里遠的地方嗎？只因和隕石衝突，從地球不可能看到那麼亮的光啊？」

紀揚提出疑問，博士點點頭。

「這就是那隕石不可思議的地方。我說過那個隕石具有稀有的大爆炸力，正確的說，那不是平常的物質。」

「不是平常的物質？」

「你們聽過『反物質』這個名詞嗎？平常物質的原子是由質子、中子和電子構成；而反物質的原子是由反質子、反中子及陽電子所構成。這反物質一碰到平常的物質，就起大爆炸，摧毀和自己同量的物質而同歸於盡，並放出大於氫彈數千倍的能量。這樣的物質可能在太空中的某地方，是好久以前人們就預測到的，但想不到那隕石就是這個反物質！」

「反物質的隕石！」

「不僅如此，數個月後，我們的地球正要從那反物質的隕石羣中穿過！」

「什麼！地球要穿過反物質隕石羣？到底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你們看過離地球幾億公里遠所發生的強光，也不難想像它會有什麼結果。就是豆粒小的反物質隕石落下來，也足於引起像原子彈那樣的爆炸，如果穿進隕石羣中，將有無數豆粒大小的隕石像雨點似的跳進地球的大氣中，那地球只有毀滅一途了。」

兩人聽得臉色一陣蒼白，博士趕快又說：

「你們不必太擔心，並不是說一定沒有辦法避免！」

「眞的嗎？有補救的方法嗎？」

「嗯！那個方法，就好像柔道或摔角中利用對方的力氣來制服對方的技巧一樣。我們可以利用它強烈的爆炸力，使隕石羣在靠近地球之前自行爆破。幸好在隕石羣中央，有一顆像彗星樣的相當大的隕石，對準它發射相當重量的物體，使它大爆炸，順便也使附近的一些隕石也一起爆炸……然而事不宜遲，假如太靠近地球時，恐怕那大爆炸會影響地球，所以趁早正確的瞄準那大隕石，要用够份量的東西命中它！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們不能因此而退縮，不論如何，我們必須嘗試。」

博士停了一下，又放低聲音說：

「……現在我所說的遲早會正式發表，但在發表之前。你們不可隨便講出去，知道嗎？」

「知道了，我們會守口如瓶。」兩人斬釘截鐵的答應了。

「想想，這個事情發生在太空開拓時代，對地球來說，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以前對



這種事要怎麼處置呢？不到一個晚上，人類就會絕滅，但是現在我們至少還有行星殖民地。最壞的情況之下還可以避免絕種……」

「人類絕種？怎麼會？」

紀揚開口說話，有人敲門了，一位二十二、三歲的美麗小姐走進來，手上拿著一疊厚厚的文件，小姐向他們有禮貌的打過招呼後——

「卓先生，有關那件……給政府的報告書已經好了！」她在「有關那……」的語尾故意含糊著，眼光溜向紀揚和眞眞方面，一臉尷尬的樣子。博士明白了她的意思，點頭說：

「哦！辛苦了，這兩個孩子因爲有特殊原因，我已經告訴他們了，我來介紹一下，這是我家的小頑皮紀揚，那位是紀揚的好朋友林眞眞小姐，這位是研究所的助手，陳玉琪小姐。」

「歡迎你們來太空市。」陳小姐笑瞇瞇的說。

「假如你們要參觀，我可以義務當你們的嚮導，這裏有一個專門搜集火星、金星等行星上的動植物的太空生物園，還有一個利用小引力的兒童樂園。」

紀揚和眞眞毫不客氣的接受陳小姐的好意，第二天便隨她座著小太空車，參觀各地。

在太空生物園裏，有一種火星產的巨大蕨類植物，它的觸手專門伸往有水蒸氣的地方；還有金星的大蜘蛛，看到那可怕的樣子，眞眞差一點暈倒。最後他們來到第十三號衞星太空

樂園。

「哇！這裏很大嘛！」

「這個人造衞星是圓筒式的，裏頭沒有隔間，一大片連着，來吧！我們下去看看！」

陳小姐牽着兩個人的手，準備跳下去。

「啊！好怕人喲，我不敢跳！」眞眞大喊。

「請放心！因爲引力很小，不論從幾十公尺高摔下來都不會受傷的。」

正如陳小姐所說，三人都輕輕地飄落在地上。紀揚和眞眞加入一大羣孩子中，或跳或飛，很快樂的玩了兩個多鐘頭。

然而當他們想起那恐怖的事件時，都不能安心的享受。

「這人類智慧的結晶——太空市——如果隕石羣來了，還不是完了……」

眞眞忽然小聲的向紀揚說。

金星人來襲

四、五天後的一個早晨，卓博士，紀揚和眞眞三人早餐後在房間看電視，電視上正報導兩三天前到達太空市宇宙港的金星太空船的船員乘客，和地球政府檢疫官（檢查傳染病的負責人）之間發生了小衝突等事……

「爲什麼要吵架呢？地球政府也不必老是用檢疫來驅走金星人，假如能積極的幫忙金星掃除病菌不是更好嗎？」

對於眞眞的意見，紀揚和卓博士都深深的頷首贊成。

「爸爸！那件事還沒有發表？」

紀揚壓低聲音問，當然是指反物質隕石羣的事。

「事情太嚴重了，地球政府怕影響人心，禁止發表，你們也絕不能談論，知道嗎？不然這消息傳開了。以後，眞不可收拾哩！」

博士剛閉口，電視的影像突然亂了，有不同的聲音傳進來。起初有許多雜音聽不清楚，一會兒慢慢的清楚了，影像色彩也調整了；畫面上出現的不是本來的那位播音員，而是一位緊張蒼白的男士臉孔，所說的世界標準語帶有很濃的外國腔。紀揚和眞眞兩人雖然都學習世

界標準語，可是一定要很標準的他們才聽得懂。

「爸爸！他在說什麼呢？好像說：『金星』」

「這是從小型火箭活動式廣播電台播來的，好像是說金星太空船的船員又襲擊檢疫所，呀！他們現在正要登陸我們的第一號人造衞星……」

「呀！金星人要到這裏來？」眞眞嚇得跳起來。

「糟糕！他可能會把我們殺光！」

但卓博士用堅定有力的聲音說：

「不會的，他們不會那樣野蠻，金星人同樣是人類啊！他們也應該知道人命關天。你地兩人好好留在房裏，我出去看看！」

「爸爸，外面很危險，不要出去！」紀揚拼命的阻止他。

電視上的聲音和影像不久就完全消失了。博士說：

「大概沒有什麼要緊了，一定是在小太空車的候車室就把他們擋住了。」

博士的手正放在門把上時，聽到有一陣上樓梯的腳步聲，急促的走近門口，接著粗暴地

打開了門，五、六個大男人，手裏各拿着木棒、火箭鎗。

「你們是誰？要來做什麼？我們素不相識，要把我們怎麼樣？」

卓博士莊嚴堂正的態度，正氣凜凜的聲音，使他們畏縮了一下。其中一個性急的傢伙開口回答：

「不把你們怎麼樣，我們是你們所討厭的金星開拓者；為了報答你們對我們的『輕視、侮辱』，我們要把地球人帶到你們稱為『疫病地獄』的金星，乖乖的跟我們走吧！」

「什麼？到金星！」

眞眞嚇得臉色都發白了。另外一個金星人臉上浮着魔鬼似的獰笑……

「是到金星去啊！有金星流行性感冒、金星霍亂、金星腦炎等等……還有其他許多許多病菌的金星，走吧！」

「遺憾的是我們不能招待全部太空市的人們，也沒有那個必要，我們只要在選中的目標中多帶幾個去就行了。我們要你們地球人了解，我們被送到一個多麼悽慘的星球；在開拓者的美名下，像牛馬一樣的被鞭策著……太空船馬上就要出發了，快走！」

有一個人從卓博士的後面跳上來，博士機警的向旁一閃開，那人一衝就衝到門外。五、六個男人看到情形也都一起參加了格鬥，紀揚和眞眞也使出了全力抵抗。無

奈寡不敵衆，博士終於被三個强壯的男人捉住了。紀揚和眞眞也被他們用繩子綁住，嘴巴塞了一大團破布，一起被帶到小太空車的候車室去。裏面還有二、三十個其他的人造衞星的居民也被捉來了。

「啊！陳玉琪小姐！」紀揚叫不出聲來。

紀揚發現陳小姐也在那二、三十個被綁的人中，口塞著棉花，眼睛瞪着金星人。陳小姐過不久也注意到了，當她看到卓博士後大爲吃驚，然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大鬧起來。疏於防患的金星人不小心放開拿繩子的手，陳小姐劇烈的掙扎把身上的繩子解開了，拿下口裏的棉花，大聲的喊叫：

「請求你們不要帶走卓先生，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帶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千萬不要帶走卓先生……爲全地球人類……」

「你別白費口舌！沒有用的！安靜點吧！」

金星人嗤笑她，又把她綁起來，和大家一起押進大型的太空車中。

太空車一下子就到達了往金星的太空船。太空船中還有二、三百個其他太空市的居民，

都像豬一樣的被關在有鐵柵的貨艙中。因爲沒有引力，所以個個抓住鐵柵，像發瘋了似的大聲哭叫着。

「你們也加入吧！」

金星人解開了紀揚他們的繩子，拿下口裡的破布，一推就把他們推進檻中，眞眞開始大哭，紀揚不曉得要如何來安慰她才好。

「對不起！眞眞，害你受苦，若我不找你來太空市，你就不會受到這災難……」

「眞沒有想到……我不知道要對你的雙親如何交待……」

博士低頭說。眞眞一邊哭，一邊搖頭：

「不！伯父，別這樣！這不能怪紀揚，可是想到我們特地爲躲避流行性感冒來的，現在却要被帶到病源地金星去……」

大家繼續不斷的嘶叫請求，但金星人置之不理，反而把貨艙上了鎖。一會兒傳來電子火箭特有的響聲，船內突然感覺到引力，太空船出發了。

階下之囚

「啊！金星魔鬼，眞的要把我們帶走!?」被囚的地球人，口口聲聲咒罵金星人。

「卓先生，怎麽辦呢？」陳玉琪用祈求的眼光看着博士。

「還有什麽辦法呢！彼此彼此……」博士苦笑着。

「可是卓先生，你一定得想辦法回地球，只有你能防止地球與那可怕的隕石羣衝突的悲劇，我要再一次要求金星人放你回地球，就是拉破鐵檻子我也要見到這隻太空船的船長。」

「伯父，我也要和陳小姐一起去見金星人。我一定要讓他們了解，你對地球不可缺少的重要性。」

眞眞這時已經忘了自己被囚的悲傷，一心只爲地球的前途着想。

大家對父親的重視與尊重，使紀揚心裏很感動。

「眞眞，我也參加，我們大家一起去請求，金星人不會全是不講理不懂事的。」

「衷心謝謝你們對我的厚愛和心意。可是我想那只有白費心機罷了。第一、一定要放我

回地球的理由，你們要怎麽說明呢？那是絕對的秘密，尤其是對現在的金星人，我們更不能讓他們知道地球正在危急狀態中，況且我不敢自負只有我能救得了地球。」

「不！我相信只有卓先生周密的計劃才能使那隕石爆破成功……」

講歸講，最重要的是不能告訴金星人原因，怎麽能請求放卓博士呢？到底應該怎麽辦呢？

這個時候，從天花板傳來金星人的聲音，大概在天花板裝有播音機吧！

「各位地球的朋友，辛苦了，請再忍耐一會兒吧！現在送午餐給你們，在房間角落有一個裝貨物用的電動昇降盒，從今天起，我們每天三次把食品箱放在那裏送下來給你們，你們自己好好的去分配吧！」

聽了這些話後，被囚在房間的三百多個地球人一窩蜂的開始吵起來。

「什麽忍耐？辛苦？誰要吃你們送來的食物！」

「就是餓死了我也不吃！絕不吃！」

羣衆們勢將拉斷鐵柵子，非要和金星人大打出手不可似的。卓博士舉起雙手，請大家肅

靜後，鎮靜的用響亮的聲音說服大家。

「大家不要衝動！配給的食糧不能不吃。不吃東西身體就會虛弱，對於金星人算不得什麼，但我們現在要被送到病菌繁多的金星，必須充分的攝取營養，培養抵抗力，否則就休想再踏上地球了。」

大家都安靜下來。

「不！不管怎麼說，我還是不吃！」只有一個人還固執的大聲吼叫。

「昇降盒溜下來了。」

眞眞先發現了，打開盒門，裏面有兩大箱子，箱蓋壞了，露出塑膠袋子，裏面裝有美味的食物。美味食物當前，大家思考了一會後，漸漸的贊成博士的說法了。

「用絕食的辦法來抵抗，未免太傻了，還是吃了吧！」

「餓著肚皮不能作戰，倒不如吃飽了再想方法。」

絕食的騷動告一段落，吃過了之後，大家一起商量今後之計。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能否通知太空市派太空船來救我們……」

一個太空市宇宙港的雷達技師馬上把這個問題否決掉。

「沒希望了！因爲金星人把宇宙港中所有太空船燃料箱中的燃料完全拿走了。再裝滿燃料需要一天功夫，然後想要正確的測定這個太空船的位置，再追踪的話，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把燃料拿走？這根本就是小偷的行爲，眞是太空强盜！」眞眞憤慨的說。

「那麼從地球來救我們呢？」紀揚問。

那位雷達技師馬上搖搖頭：

「不！不行……現在停在地球的流線型火箭雖然衝勁很大，但只適合於短距離，沒有太多的燃料足以追上這隻太空船！」

人們因失望憤怒又開始喧鬧：

「管他的，隨他去吧！」

有人自暴自棄，大聲吼叫；也有人開始嗚咽流淚，陳玉琪小姐忍不住站起來：

「各位！怎麼這樣沒志氣！沒有人來救我們，爲什麼不用自己的力量，三百個人團結起

來，從這裏掙扎出去呢！」

這一聲如同當頭棒喝，大家一起奮起：

「對呀！求人不如求己，應該用自己的力量打開一條生路才對！」

「團結！團結就是力量，三百個人合力的話，掠奪這隻太空船也並非不可能。」

於是大家變得精神百倍，發誓同心協力擔當任務，並且推卓博士爲領導人物。當大家以博士爲中心圍着開始商量計謀時——

「噓！有人來了！」

突然走廊那邊的門開了，五、六個金星人手拿著火箭鎗跑出來，站在鐵檻子前面，巡視地球人的面孔。

「你們在計劃些什麼不安份的擧動，誰？誰是首領？」

「不安份？你們自己呢？掠人魔！」紀揚在心中咬牙切齒，狠狠的瞪著金星人。

「喂！我們已聽見你們說要搶奪這隻船的計畫，哈哈！中間那個人就是首領吧？」

金星人望着卓博士：「站出來！到這邊！」

「……」

看博士沒有移動的意思，有一個金星人進入檻裏來。

「其他的人都不許動！否則讓你們嚐嚐火箭鎗的滋味！」金星人手指扣在扳機上。

「危險！」眞眞緊張地叫出聲來。

火箭鎗雖然不能置人於死地，但可以使人受嚴重的燙傷。金星人又向卓博士大吼。

「叫你出來，你就出來！」

卓博士下定決心，排開羣衆走向金星人。

「爸爸！您不能出去！」「伯父！去了一定很危險！」紀揚和眞眞拼命阻止他。

「不，假如我不出去，一定會使大家受害，不能再有人受傷了，我還是出去吧！」

「那麼，我們倆人也跟著爸爸去！」

「卓博士，也讓我一起去！」陳小姐也說。

「不，你們……」

「把小孩們帶出來，可是那個女的不行，她也是一個危險份子，不能把她放在一起！」

金星人粗魯的撥開陳玉琪的手，把卓博士他們三人帶出來，然後再把檻子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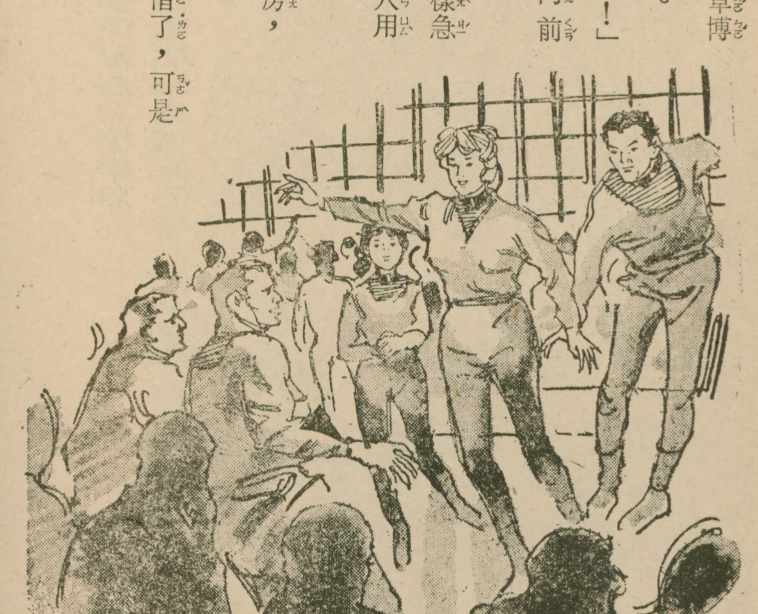
「不許再有第二次！下一次絕不客氣！」說完，金星人兇巴巴的催促三人向前走。

「引力太小，不好走路，你們別這樣急好不好！」紀揚大聲提出抗議，金星人用鼻子冷笑：「別奢想！快走！」

不久金星人把他們三人丟進一間客房，說：

「這是最好的客房，給你們住太可惜了，可是沒有別的房間了，謝謝上帝吧！」

然後鎖上了門。



大雲海中

太空船自離開宇宙港後，約有一天半的時間，繼續加速度，然後停止了引擎，上了金星的軌道，一路上安靜的慣性飛行。

十天、二十天、三十天……毫無變化，他們過著一連串使人發瘋的無聊日子。然而有一天，突然引擎又開始動了。

「啊！開始煞車，大概快到金星了。」

船內整整有兩天，響徹引擎的聲音，雖弱小，但尚可感到引力的存在。可是再過了一天，醒來時已經聽不見引擎的噪音，引力也完全消失了。

「看樣子還沒有着陸……一點都不感到有引力嘛。」眞眞浮在床上，揉揉惺忪的睡眼。

「當然，金星上有很濃厚的空氣，這種太空船不能進去，現在暫時做金星的人造衛星，繞着金星走！」

「那麼我們還要改乘有雙翼的火箭吧！也許我們可以和陳小姐以及其他的人相見。」

「嗯！眞想跟大家見面！」

然而不知何因，過了兩天、三天，等待了好久，還是沒有着陸的樣子。紀揚他們等得好不耐煩，所以有一天就問送食物來的金星人，那金星人很不高興的回答：

「什麼？不着陸對你們是幸運，一着陸，你們這些沒有熱病免疫的地球人，就如同把小兎子送進飢餓的獅子檻裏一樣，可是金星政府爲什麼不贊成我們做的事？實在不懂！」

那金星人走了以後，紀揚等彼此猜測那些話的意思。

「也許金星政府對於强奪地球人的舉動，表示憤怒！」

「那麼可能明天就把我們送回地球哩，萬歲！」

「別期望太高，否則失望時，打擊將更大。」卓博士雖這麼說，但看起來臉上也明朗了一。

此後又過了兩三天，船中飄蕩著不平靜的氣氛。

「好像大家在議論紛紛，到底爲什麼？」

「一定在討論我們着陸，還是送返地球的問題。」

「嗯！我好想聽聽，他們究竟在談什麼！」紀揚把耳朵貼在門上，竊聽外面的狀況。突然門從外面粗暴的衝開了，紀揚摔了一交。進來五、六個男人，個個眼光兇狠，簡短的命令道：

「快一點出去，要改乘火箭了！」

「坐火箭！那麼，還是……」

三個人都失望了，他們被半拖半拉的帶上火箭。火箭上已經有十四、五個地球人很虛弱的躺在那裏。

「唉！大家一定受了苛刻的待遇，看那麼疲倦的樣子！」

眞眞小聲的對紀揚說。紀揚回顧四方，却沒有看到陳小姐。

等他們坐好繫上安全帶，火箭馬上升上太空，小窗外面漆黑的天空中，掛滿閃閃爍爍的星星。一會兒，好像是火箭轉向了。星星靜靜的開始向旁邊橫流，同時窗外突然變成了一片白色。

「啊！大雪原！」

炫亮刺眼的白色，使得紀揚不禁閉起了眼睛，當然這並不是大雪原，而是覆蓋在金星表面的大雲海。

轟！轟！……

火箭再度發動引擎，逐漸脫離太空船，直向大雲海降落。

火箭在金星的大氣外層，往還幾次，漸漸的降低速度後，終於跳進了



密雲當中。

「呀！一片灰色，什麼都看不見，恐怖的密雲！」

大約經過了十分鐘，眞眞突然大聲叫：

「到雲底啦，看見海了。」

「眞的！好像一片朦朧的海，難道下面還有雲嗎？不！不對，那是蒸氣，金星的海是燙的熱海啊……」

「不曉得有幾度？」

「攝氏六十度左右吧！但北極和南極低一點。」

火箭在這灰暗、遼濶的海上，不停的飛行著。

星民派的勝利

這一時期，金星的各島上正在舉行金星議會的總選舉，投票已經完成，今天是開票的日子。

這裏是近北極大陸巴諸蘭的箴特市，每次都佔有一半以上議席的總督派選舉總部。候選、助選人員都聚集在電視前面，等待將發表的開票結果。

「呀！各位辛苦了。怎麼樣，情形如何……」

進來的是一個相貌堂堂的紳士，頭髮有些白，但臉上却充滿活力，他是金星總督米羅。

大家一起站起來，對他表示敬意。

「好像被星民派和獨立派拉了好多票去……」身材高瘦的老紳士羅士滿議員，面呈難色回答。

「尤其是星民派的呼聲最高，眞不堪設想。他們雖像獨立派一樣提倡金星獨立，但實際上首領甘都却想占金星爲己有。」

「嗯！他實在是一個危險人物，但這也都是由於地球限制金星人入境而引起的。居民對地球的憤怒，結果轉向我這個地球派遣來的人身上，這也難怪。對了……關於……」總督忽然壓低聲音問：

「關於地球人的誘拐事件，有沒有找到什麼證據可以證明是星民派主謀的……」

對於這個問題，羅士滿議員搖搖頭。

「沒有！雖然我們盡全力調查，但甘都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人，但我敢打賭，煽動太空船的船員誘拐地球人，一定是甘都無疑，我有把握確信是他！」

「既然你這樣說大概不會錯！不過沒有證據就難辦了，以後要想辦法不讓同樣的事再發生……首先必須把被誘拐的人，安全的送回地球……不過羅先生，」總督嘆息了一下，又接著說：

「總而言之，所有關鍵都繫在這一次選舉的結果上，假如你們不能取得過半數的選票，我就只好下台了。到那個時候，也就沒有希望送回地球人了，一切都歸那野心家甘都管轄。」

這個時候電視上映出播音員的面孔，向大家輕輕點下頭後，開始報告開票的結果。

「現在從弗布拉島開始報告：弗布拉島名額三名，當選第一名邁特，星民派七百五十五票……」

「洩氣……第一個就是星民派……」失望的嘆息聲，此起彼落。

「第二名桂女士，獨立派七百二十票，第三名蔡修泰，總督派五百○三票！」

「蔡修泰，選上了！」選舉事務所歡聲四起。

「其他得票較多的是東包，星民派五百○二票！」

「僅差一票嘛？難道眞有這種事？星民派的邁特和東包共得一千二百票以上，不論如何這事太奇怪了！」助選人之一很不服的嚷起來，對這意料之外的結果表示懷疑。

「別太興奮，冷靜一點，弗布拉島本來就是星民派的地盤嘛！」另外一位候選人安慰他說。

播音員繼續報告福雷尼沙島第一區和第二區的結果，星民派有三



人當選，貝里諾島又當選兩人，在甘都身為候選人的無望島，和首領甘都一起共當選了四人。

「這個選舉不公平！一定是他們作了手腳……」

在同一個時候，星民派的首領甘都，在他無望島馬布爾鑛山的住家，被部下圍繞著，滿心喜悅的收看電視傳來的好消息。

「首領，成功了，恭喜！」一個部下鞠躬向他道喜，甘都笑著更正他的話：

「首領？蠢材！怎麼還叫首領！應該叫總統！現在金星就如同在掌握中，哈哈……」

「遵命，總統！現在只剩下把米羅這傢伙趕回地球，並把總督派完全消滅，就變成我們的天下了。」

「嗯……」甘都頷首，又說：

「里比，感謝你！能得這麼多票，其實都是靠你的『那個』來的。我當了總統後，一定提拔你。」

被稱為里比的人，搓搓兩手，恭敬的低下頭。



「謝謝誇獎，我沒有什麼功勞，都是托總統的福，我只是用簡單的『催……』。」

里比突然間斷，沒有說下去，因爲從正前方的門跑進來一位少年。他和紀揚年紀差不多，一頭金髮，兩頰紅潤，端莊有個性的臉龐，他是甘都的兒子名叫安林。

安林笑瞇瞇的跳到父親的旁邊：

「爸爸恭喜你！星民派大勝利，好棒噢！」

得了兒子的恭賀，甘都更是得意洋洋：「哈！哈！安林，此後就是爸爸的世界了。你也有更多更多的好日子過啦！」

「我的幸福在其次。重要的是金星能獨立，人民能過幸福的生活，是不是，爸爸！」

聽到兒子講『人民的幸福』這句話，甘都縐了一下眉，但馬上又恢復笑臉，說：

「當然！當然！只有爸爸執政，金星全體居民才能幸福！」

這時甘都桌上的電視電話鈴響了，甘都伸手按一下電鈕，畫面上出現了一個男人的面孔。

「有什麼事！」

甘都用傲慢的語氣問，那個男人必恭必敬的回答：

「關於那火箭，馬上就到達。」

「啊！火箭要到達了？」

「……要把那些人帶到那裏去？」

甘都不屑的嗤之以鼻。

「農場呀！鑛場呀！隨便那裏都可以。連這些芝麻小事也要來煩我，你實在太不像話了！」

電視畫面上的男人，被甘都罵得很不自在。

「對不起！請原諒……那我……」

那男人正想掛斷電話時，甘都忽然又叫住他：

「等一等！裏頭當然有所謂的卓博士？」

「這一點我們不會出錯的。」

「好吧……」

甘都還想說下去，但感到安林的目光在注意他，所以只好說：「好吧！趕快去辦！」

電話掛斷後，安林馬上問他：「爸爸！那些人是誰呢？誰要坐火箭來？」

然而甘都却閉起嘴來。

大蜘蛛

載着紀揚一行人的火箭，漸漸駛近無望島。

「對面模模糊糊的東西，好像是一個島，而且愈來愈近了……」

「眞的，好像是島，爸爸，你看那個島！」

順著紀揚指的方向，卓博士凝視一會後，縐縐眉頭說：

「那是『無望島』，那細長的半島，沒錯，是無望島，好像要著陸在這討厭的地方。」

「無望島？好怪的名字。」

「就是『沒有希望的島』的意思。從前來這裏開拓的人，想找鑛山，或栽培地球上的植物，統統都失敗了，一切都無望，所以就起了這個名稱。最近這裏好像發現金鑛脈，也有了農場，雖不一定是無望之島了，但是氣候奇壞，流行許多怪病，不是什麼好地方。」

「這樣看來，我們要在這裏勞動服務了！」

「好討厭！可是我們要拿出勇氣，不要輸給病菌。」

火箭繞了三個大圈後，靜靜的降落在無望島的太空港。昏暗的窗外，籠罩一片似蒸氣又似雲霧的氣體，偶而風吹開了那朦朧的氣體，就可以窺見金星獨有的紅色草，和泥沼一樣的地面。

「好噁心的地方，和從地球上看起來那麼美麗的金星大不相同嘛！」眞眞不禁打了一個

冷顫。

「房間好像愈來愈悶熱了，妳有沒有感覺到……」

「怎麼沒有？你看我流了好多汗！」

眞眞邊說邊拭去額上的汗。兩個人的話被前座的金星人聽見了，他們馬上回過頭來取笑：

「這麼一點熱就喊吃不消，地球人眞不中用，島上像今天這樣涼爽平靜的日子可不多，攝氏五〇度酷暑和的暴風熱雨是『無望島』的家常便飯……」

過了一會兒，金星人命令地球人下火箭。

「在氣艙裏所發給你們冷氣防水衣和氧氣口罩，大家必須穿戴好，才能出去。」

「哈哈！什麼冷氣防水衣，這不是塑膠雨衣嗎？」

紀揚一邊穿，一邊說。一個長著兇惡臉孔的金星人瞪著他：

「別太神氣，否則把你的衣服剝光丟出去！你以爲不穿這衣服，能在外面走？」

「說是冷氣，一點都不涼嘛？」

「當然囉！沒有按電子冷氣的開關怎麼會涼！你把腰帶上的青色電鈕一按就行了。」

「嘿！這個？眞的稍微涼一點了。」

眞眞和卓博士也都照樣按下自己的青色電鈕。

「好極了！不管多麼熱的地方都不怕了，不過這是什麼原理呢？」眞眞歪著可愛的臉蛋說。

卓博士輕拍眞眞的背。

「這兒有一個金屬做的黑色箱子像腦一樣突出來。電子冷氣裝置的原理非常簡單，用兩種金屬貼在一起，然後通上電流就是了。如果使電流反方向流通，就會變成暖氣。」

帶上氧氣口罩一切準備妥當後，就要登陸金星了，紀揚和眞眞心頭都砰砰跳著，實在有一點緊張。

「嗶！」信號響了，同時氣艙裏「咻！」的開始有空氣的聲音。氣艙裏的氣壓逐漸升高，金星地上的氣壓比火箭裏和地球上的都高。氣艙裏的氣壓一直要升高到和金星上的氣壓相

同。

「氣壓那麼高爲什麼還要氧氣口罩呢？」

「傻瓜！不管氣壓多高，金星上幾乎沒有氧氣，只有二氧化碳，和氮氣呀！」

紀揚得意的說給眞眞聽。

「我的耳朵嗡嗡響，你說的話，聽不清楚。」

「眞是！難得人家解釋得那麼起勁。那是因爲氣壓的關係，吞口口水看看，馬上就會好！」

空氣的聲音停止，門自動的開了，一片熱霧同時湧進氣艙。

「哇！好燙！」

紀揚和眞眞禁不住閉上眼，雖然穿着冷氣衣，可是臉和手腳都暴露在熱氣中。

照着金星人的指示，大家走出了氣艙，下了階梯，站在泥濘的土地上。紀揚指著前方問：

「噢！那是什麼光？」

在地平線的彼方，透過濃霧，有一道淡紫色的光。

「是自然現象？還是人工？」眞眞也問。

「我也不太清楚，我對這個星不很熟悉。」卓博士也難以解釋。

「喂，快走！」金星人催促。

大家身上背著一個重氧氣筒，加上地面像泥沼一樣不好行走，假如一不小心，踩到地上的紅草，它會發出一種難聽的聲音，然後使人滑倒。

不久他們走到了一幢不太大的白色建築物前面。

「呀！金星的標幟，一定是這個太空港的辦事處。」一行人在這裏等了十二、三分鐘後，分別坐上停在建築物前面的幾部車子。那是水陸兩用車，有履帶和浮桶的裝。

「呵！這就是『烏龜』，是金星上最方便的交通工具。究竟要把我們帶到那裏去呢？」

等大家都坐上之後，看守的金星人也分別乘在各車上，烏龜就發動了。

「速度可不含糊嘛！你看，我們向着那個光跑……」

愈駛近，那奇異的光，面積也愈濶大。

「不曉得是什麼光？又不願意問金星人。」

霧愈來愈濃，看不見景色，只有那淡紫色的光照耀著整個車子。突然那光被黑色的影子遮住了。

「嘎！」帶着尖銳的聲音，『烏龜』緊急煞車了。

「該死的，又來搗亂。」不等金星人罵完，一大片黑色怪影籠罩而下。

「救命呀！」

眞眞抱住了卓博士。



「大蜘蛛！」

曾經在太空都市的太空生物園看過的那種大蜘蛛，張開它無數的毛腳，貼附在透明的車頂上。

「又來了，又有一大羣來了，爸爸！」

從霧的那一方，另外又來了一羣大蜘蛛，襲擊車子。

「來的可眞不少！」博士也指著前方說。

以淡紫色的光爲背景，在霧中蠕動的暗淡黑影，給人一種恐佈的感覺。

「怎麼樣？不能硬闖過去嗎？」

看守地球人的金星人向司機吼。

「那太危險了，那麼一大羣……惹它們生氣的話，準會把車子弄翻的，『烏龜』如被弄翻，就不容易扶起來。」

金星人咬著唇，很不甘心的樣子。

「眞是一大羣！暫時動彈不得了，難道沒有其他好方法擊退它們嗎？」
另外一個看守的金星人把雙手交叉在胸前，顯得無可奈何。
「最近常常如此，車上假如不裝置擊退大蜘蛛的武器，整個島的交通就要阻塞了。」司機大發平時不得發的牢騷。
「裝備武器也沒有效果，它們的身體有彈性，以往在地球上用的那些手槍、大砲，根本打不進它們的體內。」
「放射强烈的光線，把他們燒死。」
「那，太危險了，在外面工作的人照到怎麼辦！」金星人正在爭論不休的時候，大蜘蛛的數目愈來愈多，車子根本不能動了。
「不得了了，車子開始搖動了！」紀揚大聲尖叫。
「糟糕！可能會被弄翻的！」
金星人也慌了，幸好大蜘蛛不再增加，過一會兒開始慢慢的減少。
「眞令人心驚膽顫！現在可以出發了。」

司機按下電鈕，「烏龜」又開動了。
「看樣子，受這麼大羣大蜘蛛的搔擾，紅稻栽培實驗恐怕很難成功……」
「是啊！這些大蜘蛛，最喜歡吃紅稻了。」
「我想這一班人的工作，首先就是消除這些大蜘蛛吧！」
那個金星人回過頭做個狡猾的笑臉。
「噯喲！要我們消滅那些大蜘蛛!?」眞眞嚇得滿臉沒有血色。

紅稻的栽培

「烏龜」加快速度前進，愈來愈近那紫色的光，一直到那紫色的光佈滿前後左右時，車子就停了。模糊中看見一座半圓筒型的金屬建築物。
「啊！好像是太空開拓時代的房子！」
「嗯！像是原始時代的遺產！」
兩人小聲的說着。他們在書本上看過在月球或行星上，最初的探險基地所住的住宅，就

是像這一類半圓筒形狀的。

「下來！你們的宿舍就在這裡！」一位金星人很神氣的命令他們，接著另外一個人附加說明。

「還有你們要特別注意，不要儘看那淡紫色的光，眼睛看壞了，可不負責！」

紀揚和眞眞驚奇的面面相覷。

「爸爸，爲什麼會弄壞眼睛？並不太刺眼嘛！」

可是卓博士却搖搖頭說：

「雖然不刺眼，但你們也不能多看。那光大概是一種強烈的紫外線燈，紫外線的波長，會使眼睛患嚴重的結膜炎，不過爲什麼在這裡弄這麼多紫外線燈呢？」

於是他們三人跟著大家的後面下車，紀揚又指著右前方的地面上問：

「這些紅紅的是什麼呢？」

「小鬼，別囉嗦，快進宿舍！」

金星人大聲的對紀揚吼，可是紀揚一點也不退縮。

「叔叔，告訴我嘛，那些畸形怪狀，長得很高的紅草是什麼？」

「叫誰叔叔！別叫得那麼肉麻，告訴你，那就是紅稻。」

「啊，那就是『紅稻』，倒有一點像。」

眞眞也點點頭說。

「比稻子高大一點，可是不像稻子那麼順眼。軟軟的沒勁兒的樣子，一點也不討人喜歡！只有垂下穗子的樣子還有一點像，這種噁心的草到底有什麼用呢？」

「紀揚，別再說了，免得等一下他們又來罵你！」

眞眞爲紀揚躭心，但這一次金星人只露出怪誕的笑臉說：

「不管你們如何討厭，反正那些紅稻就是你們今後的食糧，趕快謝謝它吧！」

「什麼？讓我們吃？我不要！金星的植物地球人怎麼能吃呢！」

眞眞臉色都變了。

「剛剛不是說大蜘蛛最喜歡吃紅稻嗎！還要我們吃！」紀揚非常憤慨。金星人看著他們，覺得很好玩似的。



「呵呵！還是吃大蜘蛛光臨後的殘肴剩湯…別躭心，不會有害的，只想試驗能不能做爲人的日常食物罷了。」

「拿我們當試驗品？」

走到宿舍前面，有一個男人迎面而來，一個金星人向前報告一兩句後，那個男人抬起頭來對大家說：

「諸位，辛苦了，我叫弗蘭克。」他的目光掃視全體地球人後接著說：

「十六、十七、十八，怎麼只有

十八個人？」

弗蘭克露出失望的樣子，警備的那位金星人急忙回答：

「不够嗎？還可以挪十個來。」

「能够這樣最好！大家跟我來。」

弗蘭克帶著地球人進入宿舍。

在這裡因爲內外氣壓相同，所以在進出氣艙中只是盡量防止氧氣外流。建築物裏冷氣設備也很好。大家就在氣艙中脫下氧氣口罩和冷氣防水衣。

兩旁有二十幾間小房間，中間夾着一條寬大的走廊，弗蘭克把那些金星人，打發回去後，命令自己的四五個部下把地球人整隊在走廊上。開始說明這裡的工作狀況，原來這裡是紅稻栽培實驗所，弗蘭克是所長。

「在紅稻的密集地帶，我們施予新的肥料V66，再照射紫外線燈，我們終於試驗成功一種適於人類食用的品種，這個發現可以一舉解決金星的食糧問題。你們的工作是先施肥撒下V66，然後除雜草，有時裝置新的紫外線燈。不過有一個難題，就是大蜘蛛……」

「呀！還是要消除大蜘蛛。」眞眞想起那噁心的大怪物，全身起鷄皮疙瘩。

「大蜘蛛會把紅稻掠食毀壞，可是我們又不贊成把這金星原生動物，由我們這些其他行星來的侵入者隨便殺害，你們盡量的不殺死它們，把它們趕走就行了！」

弗蘭克所長把兩三個地球人分成一組，一組一個房間。紀揚等三人又被分配在一起。房間的中央有金屬製的椅子和桌子，角落有三層式的床，近窗戶的地方有一個玻璃門，玻璃門後面是個浴室。

「嘿！隨時都有熱水，好棒！」

紀揚忘了這是金星，其實這沒有什麼稀奇，在氣溫奇熱的金星上，到處都像溫泉，根本就不必燒水，就有許多開水，在金星上冷水反而是難得的。

天色漸漸暗淡，那淡紫色的光，從窗口射進來，色彩愈顯鮮豔。一會兒天花板突然明亮

起來，全面的放出柔和的白光。

「我們要在金星過夜了，現在一切只有聽天由命囉！」卓博士無可奈何的嘆息著。這時進來一個金星人，手上托著食物盆。

「啊！是紅稻！」眞眞跳起來。

盆子上面有三個碟子，盛著紅色的軟軟的像泥漿樣的東西，大概是用紅稻做的。

「不要！我不能吃那些東西，我寧可餓死！」

眞眞用雙手蒙住臉。紀揚和卓博士不安的看了一會放在桌上的碟子，最後博士鼓起勇氣，伸出手：

「呵！也不見得那麼糟吧！還蠻好吃的樣子。」

卓博士儘管嘴裏那麼說，臉上却沒有半點好吃的表情。他舀了一湯匙，下大決心似的送進口裏：

「稍微有一點酸酸的味道，還可以嚥下去，你們兩個人都來吃，現在當然不能希望有地球上的食品啊！」

紀揚慢吞吞的伸出手來學父親，勇敢的嚥下去。

「雖然不太好吃，可是還可以嚥下，眞眞你也來吃一點！」

這個晚上，眞眞沒有嚐過一口紅稻食品。夜半，他們被猛烈的大音響吵醒。拉開窗簾，才知道天下著像瀑布一樣大的雨，幾乎要擊破玻璃窗似的衝擊著。

「金星的雨，這麼厲害啊！」

「好像是堤防裂了，濁奔上來似的，並且那樣多濛濛的蒸氣……」

「最好到明早能停止……在這樣大雨中工作可吃不消……手腳都會被沖壞……」

他們整晚被雨聲吵得無法安眠，朦朧中不覺天已亮了，雨不但沒有停，反而下得更厲害了。

弗蘭克的危難

早餐又是紅稻食品。

這一次是炸得酥酥的紅色粒子，看起來不太可怕，所以眞眞也吃了一點。

「集合！大家在走廊上集合。」

有人在走廊喊，他們三人也只好走出房間。

「叫我們在這種大雨中工作，實在太殘酷了。」

這一聲抗議馬上被反駁回去。

「你們奢望什麼，這裡又不是地球，在金星一旦下了雨，就不知道要下好久，要等它放晴才工作，就什麼事也做不成！」

在氣艙穿好冷氣防水衣，大家被趕到大雨中，所長自己也穿著冷氣防水衣在雨中指揮。

「大家止步，現在把十八個人分成三班，每班六個人，自動分班集合！快！」

弗蘭克急促的催著。這時有一個年輕的地球人走到弗蘭克的面前：

「不！我們沒有理由接受你們的指揮，究竟你們有什麼權利命令我們在這樣大的雨中工作？我不能忍耐了，我一步也不走！」

其他有四、五個地球人也起來響應。

「在這樣暴雨中，連孩子都不能倖免，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是地球人，絕不服從金星的法令！」

「送我們回地球！」

「把我們地球人當什麼東西，骯髒的金星殖民地人！」弗蘭克本來沉默著聽他們的抗議，但當他聽到那句『骯髒的金星殖民地人』時，目光瞬間炯炯發亮。

「誰！誰說的，剛才說『骯髒的金星殖民地人』的是誰？」

弗蘭克用嚴峻的眼光搜查一遍後，終於把視線停在一個男人的臉上。敏捷的跳上去，一拳把那個男人擊倒在泥沼地上。等那失神的男人再爬起來時，捉住他的衣襟，瞪著他說：

「我最討厭你們地球人這種自以為了不起的觀念。只要你在金星，絕不許再說第二次！否則就是被大家打死，我也不負責。」

弗蘭克放開那男人後，用憤怒的眼睛注視地球人。

「不服從『骯髒的金星殖民人』的命令的，站出來！」

大家被弗蘭克兇猛的氣勢懾服了，沒有人敢回答。

「好！不開口就是默認了，分成三班集合！」

地球人不得已分成六個人一班。

「從左邊算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從第一班按著順序，跟著我走！」

弗蘭克走在前面，紀揚他們是第一班。弗蘭克把他們帶到離宿舍不遠的倉庫中，有五部裝備著大桶的履帶車。車的前部有屋頂透明的客座塔，除了司機外可以坐上七八個人，其他還有數輛「烏龜」車。

「第一班和第二班坐大桶車，第三班坐『烏龜』車。」弗蘭克發命令。

「我們要坐大桶車啊，這大桶中裝的是什麼？」

「當然是那個叫什麼的肥料……是叫V66？」

紀揚和眞眞，卓博士坐進第一號車，其他同車的有剛才第一個發言的青年，被弗蘭克擊倒的三十七、八歲的男人，和一個顯得驚怕不安的金髮青年，金星人除了司機，弗蘭克所長外還有兩個部下，第一號車就客滿了。

「現在要出發了，本車到十五號地，第二號車到十七號地，第三號車『烏龜』到十號地

後轉十一號地！」

車衝進豪雨中。

「咦！那電視影像是什麼？」

紀揚指著在司機座操縱計器盤上的一個大電視影像問。畫面上映出各樣的景色，隨著車的進行而移動，外面由於大雨和濛濛的氣體，從窗戶除了紫色的光外什麼都看不見。然而在這畫面上所放映的大概是車正面的景色吧！

「是雷達嗎！爸爸？」

「不是，那是利用紅外線的透視電視，紅外線在霧中也能透過，所以景色能清楚的映出來！」

「看見緩和的斜坡了，有些地方聚著好多電燈，是爲什麼？」

「那裡一定是紅稻的密生地帶。」



「那邊的高塔和牆是什麼？那邊電燈也特別多。」

然而車並不駛向高塔，而開始上坡路，通過了山丘到對面的平野。司機和弗蘭克聊起天來。

「我看還是應該築圍牆和高塔，否則成績不理想。」

「肥料下得再多也會被雨水冲走，可是現在人手增加，施肥料的次數增多，可以好些吧！不過最難應付的還是大蜘蛛。從這裡向右彎，好，停車！」

車子急轉彎，在廣大的紅稻密

生地帶前，很快的停下來。

「喂！噴霧器準備好了吧！把防止紫外線的眼鏡借給他們，把眼睛弄壞了，不能工作，對我們沒有好處。」

帶上像飛行員帶的眼鏡，大家從車上下來，雨仍然下得像瀑布一樣大。弗蘭克分給他們一人一個黑橡皮管連通車上大桶的噴霧器。

「好怪的東西，啊！按下這鈕扣就可以？」

紀揚的手一壓下按鈕，「巴！」伴著好大的聲音從噴霧器的口噴出霧來，紀揚受反動力作用，被彈得好遠。

「嚇了一跳！」紀揚滿身泥漿的爬起來。

「哈！哈！哈！對孩子可能壓力太強了，我幫你把它放低一點！」弗蘭克接過紀揚和眞眞的噴霧器，轉了一下小螺絲釘，然後再還給二人。



「這一下可以了，嘿！不

可以浪費，亂噴肥料！」

紀揚想再按那鈕扣時，弗蘭克阻止他。

「噴霧器壓力很強，要抓穩噴霧器，並且要看定風向，然後反覆幾次噴在紅稻上面。知道了嗎？工作開始！」

噴霧器開始噴霧後，附近一帶都被偌大的噪音包圍著，因此當大蜘蛛走近時竟沒有一個人察覺。

弗蘭克突然感到有什麼東

西摸了他的肩膀，本能的回過頭，但已太遲了。

「啊！啊！」

想跳開時，那恐怖的大蜘蛛的觸手，已緊緊的纏住了弗蘭克的肩膀。

「救命！救命！」

他的呼救聲，隱沒在噴霧器和大雨的聲響裏，沒有人聽得見。弗蘭克極力的掙扎想摔開觸手，可是對於能把「烏龜」車翻倒的大蜘蛛，這點人力實在太渺小了。弗蘭克在一瞬間，就被三隻觸手捲捆動彈不得了。

「救命！救命……」

雙手蒙著臉，弗著克竭盡畢生的力氣嘶叫。

大蜘蛛是一種貪婪的吸血鬼。那觸手有無數的吸盤，假如露在外面的皮膚一旦被它吸住，身體內的血會被它吸得一滴不剩。弗蘭克拼命的撥開那些想吸附的觸手。所幸大蜘蛛的行動緩慢，可是究竟不能長時間的掙扎下去。大蜘蛛的觸手接近臉或手時，弗蘭克就死勁的撥開它，但是被觸手愈束愈緊，呼吸變得困難，抵抗的力氣慢慢的微弱下去。

「啊！我完了！」

弗蘭克發出絕望的呼聲。

真真的病

那個時候，紀揚緊挾着噴霧器在腋下，雙腳插在泥濘中「咻！咻！」的噴著霧。

「嘿！這是蠻好玩的工作，好像用火箭鎗在太空漫遊一樣，再來一次，噯？」

這時忽然覺得噴霧器的膠管好像往後被拉了一下，紀揚本能的回頭望一下。

「啊！大蜘蛛把弗蘭克所長：爸爸！爸爸！」

紀揚跑到卓博士那裏，用力的拉他父親的胳臂指著弗蘭克：

「啊！不行，不趕快救他，就會死的。」

卓博士抱著噴霧器跑過去，紀揚也跟著跑。博士抓正了噴霧器，一步一步的走近正在糾纏弗蘭克的大蜘蛛。

「這大怪物，究竟有沒有眼睛？」

不曉得它的眼睛在那裡，但它好像察覺到有人走近，把觸手停在空中窺視著。卓博士瞄準大蜘蛛的黑軀體，按下鈕扣，「咻！」一聲巨響，霧洶湧噴出，大蜘蛛只動了一下，還不放開弗蘭克。

「好！再試一次。」博士又按下鈕扣。

在這幾秒中，後面的三隻大蜘蛛，擺動它們的觸手迫近了。

「爸爸！危險，它們又來了！」

「不要緊！紀揚，你走開，走遠一點。」博士又重新瞄準。

「不曉得什麼地方是它的弱點？只要知道那弱點，這噴霧器該有點用處，好！這一次瞄準它觸手的根部……」

可是這時窺視博士的另一隻大蜘蛛，爬近博士一步，伸出可怕的觸手，就要抓到博士了。

「危險！爸爸！」

「噢！」

千鈞一髮之際，博士及時躲開。然後再一次瞄準那吸住弗蘭克所長的大蜘蛛一根觸手的根部，壓下噴霧器的按鈕。

「咻！」

卓一碰到觸手，突然那根觸手上下打顫，然後放開弗蘭克，在地上滾動一會兒，就躺下不動了。

「呵！成功了，觸手的根部就是弱點！還剩下兩隻，可是兩根糾纏在一起，看不出那裡是觸手的根部…」

博士更走近想分辨清楚，這時剛才那另外一隻大蜘蛛的觸手，又滑過來了。

「啊！」紀揚拿著自己的噴霧器，瞄定觸手的根部一噴，觸手立即發抖打滾，然後癱在地上。這個時候，大家才發覺這邊的騷動，一起跑攏來。

「伯父和紀揚，眞危險！」

「噢！是卓博士父子！我馬上來幫助你們！」

第一個奔來的是眞眞和早上被弗蘭克所長擊倒的那位男人。隨在後面的有其他的地球人

，最後面才是金星人。

「各位！我不要緊，請先救弗蘭克所長！他已昏迷了！」

「……弗蘭克？」

聽到救弗蘭克，那位被弗蘭克擊倒的男人猶疑了一下，但馬上下決心堅決的說：

「好！當然要救他，不管是友是敵，生命一樣的寶貴！」

「說得好！那麼用噴霧，注意！觸手的根部是弱點。」

地球人，依照卓博士的指示，抱緊噴霧器對抗大蜘蛛。大蜘蛛方面也增加了數目想把人們包圍。

博士和另外一位男士應付抓住弗蘭克的大蜘蛛，其他的人對抗那五隻迫近的大蜘蛛。

「我也來幫忙！」眞眞很勇敢的踏前一步。

「不行！眞眞！你要站遠一點，太危險了。」

「說什麼！你自己才更該注意，別讓大怪物抓住了！」

「請放心！像這樣動作慢的傢伙，怎麼能抓到我？弗蘭克所長一定是心不在焉……嗨！

金星人呢？」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啦？啊！看他們在車上……」

「把所長丟在這裡，自己躲起來，眞是禽獸不如！」

這個時候五隻大蜘蛛一齊猛烈的向人們進攻。噴霧器也一齊射出霧，地球人對大蜘蛛的劇烈戰鬪開始了。

「注意不要讓它們纏到……」

「特別小心臉、手等暴露的地方！」

互相的提醒，照應，地球人把V66肥料向大蜘蛛噴上去。

「肥料有限，請不要浪費，要瞄準觸手的根部！」

戰鬪了約有五分鐘，突然有個人大聲喊：

「糟糕，噴霧器的壓力減弱了，肥料快要沒有了。」

「不行！只有準備撤退！」

這時大蜘蛛那邊也起了變化，眞幸運，大蜘蛛牠們不知何故也突然的停止攻擊縮回觸手

，開始退却了。抓緊弗蘭克的那一隻也突然解開觸手，跟在後面慌張的逃走了。

「啊！沒事了！」

「眞危險啊！哎，弗蘭克所長怎麼樣？」

弗蘭克昏迷在地上。

「弗蘭克所長！醒醒！咦！他好像沒有受傷!?」

「是不是氧氣口罩的氧氣停了？」

「沒有，氧氣口罩和冷氣裝置都沒有壞，大概是因爲恐懼過度而失神了。」

過了一會兒：

「唔！唔！」弗蘭克所長動了一下身體。

「唔！唔！啊！大蜘蛛！大蜘蛛……」

「不要緊了，大蜘蛛已經逃了，你沒事了！」

「咦！我得救了？」

弗蘭克慢慢地坐起來，還昏昏沉沉的樣子，一會兒才驚醒起來似的發問：

「那，那麼是你們救了我？我的人呢？」

「他們都在車子裡頭。」

「哦？嗯……是這樣！」

弗蘭克低下頭，只說了一句：

「謝謝！」

這個時候，眞眞突然發出痛苦的呻吟聲，蹲下去。

「眞眞！怎麼了？」

紀揚馬上蹲下去查看。

「究竟那裡不舒服？眞眞！」

眞眞已經痛苦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不停的喘息著，低下頭來查看眞眞的弗蘭克，慌恐的大叫：

「不好了！一定是阿法爾。」

「阿法爾？阿法爾是什麼？」

卓博士吃驚的問他，弗蘭克所長爲難的說：

「……阿法爾是無望島吸血蟲的一種。能從土中透過人的皮膚而進入體內，繁殖得很快，一會兒工夫就蔓延整個身體，吸血、放毒素，老實說……」

「老實說怎麼樣？」

「怎麼樣，弗蘭克所長？」

「老實說，一旦被它吸住了，幾乎沒有希望，尤其是小孩……」

阿法爾在世界標準語中是「貪婪」的意思。貪婪的阿法爾，侵入了眞眞的體內。

「弗蘭克所長，你是說小孩子被阿法爾侵入，就一定沒有救了？」

「那眞眞會……不，我不信！」

「有這種狠毒的蟲，你還讓我們…你！」

「你是謀殺者……」

地球人意氣激昂，弗蘭克所長，對於這些曾經救過他生命的地球人們，無言以對。

「喂！說啊！說話啊！」

「假如這位小姑娘死了，你也別……」

他們激動得直要撲向弗蘭克所長，卓博士趕快用手勢阻止他們。

「各位！你們現在指責弗蘭克所長有什麼用呢！要緊的是先把這孩子運回宿舍，弗蘭克所長，可以嗎？」

弗蘭克所長一躍而起，「可以！我們馬上回去，這位小姑娘我一定盡力把她治好。爲了表示我報答你們的一點心意，我把這個病的特效藥，全部給她用，雖然只有三支……」

卓博士伸手想抱眞眞回車上時，眞眞的身體忽然向前整個仆倒。

「不行了，眞眞不行了！」

「眞眞，爭氣一點！」

卓博士和紀揚慌慌張張的想扶正，弗蘭克所長馬上阻止：

「不可以，盡可能的平放她，否則會因休克而死亡。」

「好，那麼我們大家輕輕的抬！」

於是大家小心翼翼的把眞眞搬到大桶車裏。車裏面坐著那些剛剛丟棄所長不管的金星人。

「呀！所長，大難不死眞難得……」

「好危險噢！你眞是太幸運了！」

他們看到所長安全的回來，個個都來獻殷勤。弗蘭克所長只給他們一頓白眼，一句話也不答。他不停的注意眞眞發青的臉色。

「最重要的就是這一段時間，假如她的體力能支持到宿舍，就好了。」

盡人事以待天命

眞眞像死人一般，靜靜的躺在座位上。

「剛剛還那樣活活潑潑的……」紀揚不禁要流淚。

「臉愈來愈紅，大概開始發燒了。」

弗蘭克所長把手放在眞眞的額上。

「熱度蠻高的，喂，司機，選擇平坦的路儘量的開快車，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快一點！」

「是！可是她不過是個地球人……。」

「什麼？你敢再講一遍！」

「不！沒……沒有什麼……」

司機見了弗蘭克所長不平常的激怒神態，怕得像烏龜一樣縮回他的頭，慌恐的按下加速鈕，肥料桶車立即向四方飛濺泥水，以無比的快速向前奔馳。

上了山坡，過了山頂，要往下坡路時，車子突然緊急煞車，圍著眞眞站在的車上人們，一齊向司機座倒下去；眞眞也差一點從座位上掉下來。

「做什麼！你……爲什麼這樣緊急煞車？如果病人從座位上摔下來，你要怎麼辦？」

弗蘭克嚴厲的叱罵司機，司機很爲難的指著紅外線電視說：

「眞對不起！請原諒。不過請看看電視中的影像……」

「什麼！啊—這又是難纏的……來的時候沒有嘛……」

「什麼呢？又是大蜘蛛嗎？」紀揚提心吊膽的問。

可是弗蘭克却搖搖頭。

「比大蜘蛛更難應付的華耳伐羅阻礙在路上。」

「華耳伐羅？那又是什麼呢？」

卓博士驚奇的反問。

「華耳伐羅在世界標準語的意思是『具有捲繞性質的東西』。」

「具有捲繞性質？那麼是不是蛇一類的東西？」

「與其說蛇，不如說是一種藤的怪物正確。它是一種較近於植物的生物。只要它碰倒的東西，都會緊緊的捲住不放。」

「像這樣大的車也會嗎？」

「當然不例外，被捲住了後，一直要到藤枯死才能逃開，是最不好惹的怪物。」

「怪物藤華耳伐羅？」紀揚伸長頸子看看電視。

「看不出來嗎？在那坡路的中途，從大岩石那一邊有細長的東西一直伸長到右邊……。」

「看到了……那就是華耳伐羅啊！彎彎曲曲的爬著。一張葉子都沒有，我看還是比較像

蛇！」

「不過好像好長好長，伸長到什麼地方，在畫面上看不出來……。」

「它能伸長好幾百公尺，生長速度驚人……。」

弗蘭克剛講完，紀揚一聲驚叫，他從畫面上看到華耳伐羅從軀體的中間突然冒出一個瘤，同時從那瘤生長出分枝，一直向車這邊迅速的伸過來。

「快逃……會被分枝捲住……」

弗蘭克自己跳進司機座按下後退的按鈕。車子一陣撼動，開始向後退的時候，幾乎和那華耳伐羅的枝頭觸摸車子的前窗玻璃同時。

「好險！在這裏太危險了，儘快轉到那邊去！」

於是車子向左轉再前進。可是怪藤却向左方也無限長的蔓延。

「這個怪藤，好長啊！」

弗蘭克所長自言自語。

「莖子愈來愈粗，是不是近根部了，爸爸！」

「嗯！在那岩石下，隱沒在土中……大概到根部了！」

卓博士指著紅外線電視，大家也很高興的靠攏來，但就近一看，大家又失望了。

「從那根部又有別的一根莖向左邊伸長開去，剛剛也許向右轉比較快。」

然而事到如今，轉左轉右都是一樣的了。弗蘭克所長命令司機繼續開車。

「注意藤枝！一點也不能疏忽，速度慢一點，小心前進！」

司機發揮他最高的駕駛技術，幾次躲過藤枝，迂廻前進，才好不容易到達了藤莖的尾繞了一大圈才走出這怪藤的危險區域。從碰到這怪藤時算起，多跑了十多分鐘的寃枉路

眞眞的臉燒得像玫瑰花一樣的紅，艱苦的喘息著。

「……這種狀態，就是特效藥也……」

弗蘭克口中唸唸有詞，面有隱憂。車子共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到宿舍。

「快！快把小姑娘運到我的房間！」

弗蘭克進了房間後，馬上打開抽屜，拿出兩瓶藥，和打針器具。

「這是抗阿法爾劑，就是被阿法爾侵入後的特效藥。不過已經發這麼高的燒，我也沒有把握……對了先量量她的體溫……。」

弗蘭克又從抽屜拿出體溫計，輕輕的觸到眞眞的腋下，上面的水銀，慢慢升高……

「四十一度半，不好，這樣會侵害腦部！」

「腦？難道眞的沒救了！」

紀揚就要哭出來了。弗



蘭克所長沈默的思慮了一會，突然憶起了什麼似的：

「對了！除了它不是沒有別的方法。」

「有解救的方法了？」

「有解救的方法了？」

卓博士、紀揚以及大家都緊張的注視著弗蘭克，弗蘭克從抽屜裏又拿出一瓶藥。

「並不是什麼新的方法……這個……」

「這不是特殊用途的抗生素嗎？是人工冬眠的藥，在心臟移植時用的……。」

「是的！緩慢身體的新陳代謝，降低體溫，可以防止種種因高燒而起的毛病，然後再用抗阿法爾劑。這些藥本來應該遵照醫師的指示才能使用，但現在情況危急，而且我自信對醫學也頗有心得……」

「好吧！那就請你快一點。」

弗蘭克所長打開冬眠藥的瓶子把藥倒入無針注射器中，然後把金屬製的注射器前端壓在眞眞的胳臂上，輕按機鈕。一會兒，打針有了效果，熱度降低了許多。

「已經降低到三十六度了，可能還會降到三十五度，但不用躭心……。」弗蘭克說。這時眞眞，微微的動了一下。

「眞眞！你醒了！」

「唉：我……」

眞眞好像喃喃的說了幾個字，但還是昏昏的躺著。

「這個藥眞棒！已經開始恢復意識了。」

對於卓博士的話，弗蘭克搖搖頭，表示不盡然。

「不是這樣就能復原的！治療才開始呢！」

弗蘭克所長，再拿走無針注射器，按在眞眞的手臂上，按了按鈕。

「那就是抗阿法爾劑嗎！」

一臉愼重認眞的紀揚，注視著注射器問。

「是的，不過這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大概痊癒率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我會盡我所能來治療她。」

弗蘭克的臉色顯得非常陰暗。

地球政府的秘密

卓博士和紀揚留在所長房間照顧眞眞，同車的三個地球人回到各自分配的房間。

「弗蘭克所長！我們這一車的人是回來了，其他的人是不是還在外面工作？」

對於卓博士的這個詢問，弗蘭克所長笑著回答：

「放心吧！快要回來了，我剛才已經命令部下用無線電通知他們都回來。我雖然講話語氣稍虐粗暴一點，但絕沒有意思虐待你們。實際上紅稻栽培是我的畢生事業，可是金星政府不大協助我，我急需人工，恰好碰上甘都把你們……」

「甘都？是誰？」

卓博士機警的反問他，一時弗蘭克所長的臉上浮起一陣恐慌的顏色。

「……唉，我說溜了口，不過乾脆讓你知道也好，甘都就是金星政府總督的反對派，星民派的首領。」

「總督的反對派？有這樣的事？」

「是的！有許多人倡言從金星趕走與地球有關係的總督派：獨立派就是其中之一。獨立派的人，大部份是奉公守法的人民；但星民派的人都是一些想利用那些社會的輿論取天下爲私有的人，也做許多壞事。這一次的選舉也用不正當的方法。把你們從地球搶來的都是甘都的陰謀。並且甘都的星民派在這一次選舉，已穩坐金星第一黨的地位。」

「甘都一派勝利了？那麼我們？」

「暫時大概不會送我們回地球了，爸爸……。」

「據我猜測，是要把你們留著當做和地球談判的人質。」

「人質？多陰險！」

「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當聽到甘都把你們刼來了，正熱中於栽培試驗的我，便不加思索的把你們要了來。不過直到你們救了我一命，我才覺悟。」弗蘭克所長深深的後悔自己的舉動。

「我已經不打算利用你們來工作，可是我也沒有權利送你們回地球，請你們就住在我這

裏，直到能回去的時候。」

「謝謝你！弗蘭克所長。我們很感激你。假如情勢所迫，眞的不能回去，我倒很想幫忙你的紅稻栽培事業。不管多辛苦，總比閒着無事做好些。」

卓博士邊說邊向弗蘭克伸出他的手。

「噢！你肯原諒我了，眞謝謝你。」兩雙手緊握在一起，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

「差不多該打第二針了！」

弗蘭克站起來手拿注射器，低頭探看眞眞。這個時候，弗蘭克的一個部下衝進門來，遞給弗蘭克一張紙片。看了後的弗蘭克臉色劇變：

「從甘都那兒來的！不好了，卓先生。」

「甘都？那星民派的首領甘都，說什麼來著？」

「卓先生，他叫我把你交給他。奇怪……爲什麼特別指定你，也許有什麼風聞？」

「嗯！那是……」

卓博士躊躇不敢回答。除了那隕石羣的事件外，還會是什麼？可是這是地球政府的重要

秘密，不能告訴弗蘭克所長。

「哦！看樣子你心裏有數了！一定是重要事件，如果關係重大的話，我絕不勉强你告訴我。卓博士，你千萬不能到甘都那兒去！」

「當然！那種人物的地方，實在不想去。可是假如不去的話，他們一定會派人來的。」

「顯然的，他就是用暴力也在所不惜。卓先生，逃吧！馬上從這裏逃走！」

「從這裏逃走？弗蘭克先生，可是逃到那裏？在這麼狹小的島上，馬上就會被捉到的。」

「是！不錯，在島上沒地方好逃，氧氣又有限，頂多給那華耳伐羅捲死，或餵大蜘蛛的肚皮。對了！乘船，乘船到巴諸蘭吧！」

「啊！有船嗎？弗蘭克先生。」紀揚好驚喜。

「巴諸蘭就是金星首都箴特市那裏，是吧？嗯！到那裏趁總督還沒有下臺，先跟他談談，也許有希望把我們送回去。不過這孩子的病……」

卓博士焦急的凝視眞眞的臉，眞眞突然睜開眼睛。

「噢！眞眞！好些了嗎！」

眞眞像在努力開口說話的樣子，過了一會兒意外的用很清楚的聲音說：

「伯伯，我的事不用躭心，逃吧……我沒事了……」

那時有幾個男人撞進門來：

「誰！安靜一點！這房間有病人。」

弗蘭克的聲音，雖然低沉但具威嚴。那些男人中的一個走到卓博士前面：

「卓博士就是你？你被逮捕了，走！」

「逮捕我？爲什麼？我又沒有做什麼壞事！」

「沒有做壞事？別裝蒜了，對這島上的天然紀念物大蜘蛛噴上肥料，加以危害，你就是那個主謀吧！」

「什麼？大蜘蛛是天然紀念物？」

一直坐在椅子上的弗蘭克所長，忽然站起來對大家說：

「我這裏有病人，你們都到外面去！可不可以？」男人們不得已退到門外，弗蘭克所長、卓博士、紀揚等三人隨在後面出來。

「你們剛才說了一件胡說八道的事，那一條法令說驅走大蜘蛛就會被逮捕？」

「不是亂說的！這是甘都總統今天所頒佈的政令！」

「從今天起？一派胡言！什麼叫甘都總統，甘都什麼時候做了總統？」

「那也是今天的事。星民派選舉勝利後，甘都閣下，將從今天起，廢止議會政治，開始

實施新政治，就任總統之位。」

「混蛋！」

聽到弗蘭克所長的吼聲，那位男的眼光變得銳利：

「什麼叫混蛋？對甘都總統不尊敬的話，連你也要捕……。」

「不論甘都怎樣吹，他是總統也好，或別的什麼東西也好，但不要忘記選舉才剛完，你們有什麼權利？何況廢除議會破壞民主政治的行爲？簡直是向百年前開倒車！」

「弗蘭克，不論如何，星民派是受絕對多數金星人民支持的。所以要廢除議會，或頒布新法令，等於是全金星人的民意，那一點不合乎民主？」

「你強詞奪理！」

那個男人已經和弗蘭克討論得不耐煩了，一把抓住卓博士的手腕。

「反正我帶卓博士走！」

「啊！爸爸！」

「卓博士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可不能讓你們輕易的帶走！」弗蘭克所長跳到那男人的面

前。

「你識相一點，我可以用妨害公務的罪名逮捕你！」卓博士也制止弗蘭克所長：

「弗蘭克先生，你不要輕舉妄動，絕不能讓你也被逮捕。」

「可是……。」

「假如連你也被逮捕了，我們留在這裏的伙伴怎麼辦？況且那生病的孩子和紀揚都需要拜托你照顧。」

弗蘭克了解卓先生的意思，咬緊牙根强忍下來。

「哦…我答應！我會照顧他們！」

這時紀揚搶前一步：

「爸爸，我跟你一道去。」

「不行！你要留著看護眞眞，明白了吧！好……」

卓博士被那些男人拖拉著，走向氣艙。

「爸爸！您等著，我們一定會去救您的！」

無望之島

被甘都手下刼持的卓博士，又被迫坐上水陸兩用車「烏龜」到甘都的住處馬布爾鑛山，不用說這地方也早已改成馬布爾市了。

「馬布爾市？就是『不純之市』的意思，好討厭的城市，和這個島的名字一樣，都不是好名字。」

「唸什麼經？這裏就是甘都總統的公館，下來！」

「甘都的公館？怎麼帶到這樣妙的地方來。你們時常把犯人帶到總統家的啊！或者是說甘都的家就是監獄？」

「好傢伙！愈說愈不像話。把甘都總統的公館說成監獄，不許嚕嗦，走這邊！」

這些男人把卓博士帶到地下室，鎖進一間地牢裏。幾天中，除了每天送兩回食物外，沒有人來問訊。有一天早晨，刼他來的那男人又出現在牢門口。

「怎麼樣，乖一點了吧？」

那男人露齒而笑，可是卓先生也針鋒相對。

「那裏那裏……這裏的食物比栽培所的紅稻餐好吃多了，並且有充分的時間休息，使我更加健康有精神。今天有什麼貴幹？」

「甘都總統要接見你！」

「甘都要見我？只因為驅走天然紀念物這小罪名，就直接由總統審問，實在榮幸之至！」

那位男人把博士從房間放出來，鼻子哼了一聲：

「一點都沒有變乖！」

「當然！只要我有這個雅興，我是有辦法把你們兩三人抓做一把，摔得遠遠的！但現在我不願意浪費我的力氣，你可以放心！」

那位男人終於閉起嘴，把博士帶到三樓最裏面的房間。門上掛著一塊木板，用大楷寫著「總統室」三字。那男人敲了幾下門。

「進來！」一個破銅鑼似的聲音，門自動開了。

房間裏，四面都是金屬製的書櫥，面積相當廣大，中央放置一個金星上稀見的木製桌子。

（金星不可能有樹木，那一定是由地球輸入的，那樣大而重的桌子，用太空船搬運，不知道化了多少燃料……實在太浪費了。）

桌邊的回轉椅上，有一個望著這邊的紅臉男人，就是甘都。

「報告總統！把卓博士帶來了。」

「好！辛苦了，你們退下去。卓先生，請這邊坐！」

「呵呵！謝謝你，對犯人尊重人權，可是不顯得過份了一點？」

「請不要開玩笑！假如我手下的人對你無禮，請原諒。我有事情拜託你，非常重大的事。」

（來了！終於來了！）卓博士早有準備。

「不過，我希望你先處理天然紀念物迫害事件。」

這一提使甘都打躬作揖，頭都碰到桌面了。

「請你把那件事忘了吧！因爲不那麼說的話，弗蘭克不會放你走。實在對不起，請原諒！」

「那麼天然紀念物事件就此完結了？我可以走啦！在栽培所有個小姑娘還病著，我很躭心！別的事件請以後再談吧！」

卓博士說著就站了走來，甘都急忙挽留。

「請你等一等，你現在一定得聽我的要求！」

「好吧！不過，請你說簡單一點。」

「謝謝你，我就直截了當說了。實際上是我風聞地球有奇妙的事件正在發生，是眞的吧？」

「什麼奇妙的事件？我根本不知道。」

甘都冷笑一聲：

「我想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就是說地球因爲某種天象變化，而將遭受到非常重大的危險！」

（嚇！這傢伙知道了，到底從什麼地方得到的情報？不過可能還沒有懂得太多，小心回答），卓博士在心裏想，不吭聲。

「怎麼樣？那天象變化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眞的嗎？假如是事實，我也不能在金星悠哉游哉了，可是你說的究竟是什麼事……？」

「哈……卓博士，你眞是一個偉大的演員，當學者太可惜了。」甘都大笑過後，接著很認眞的說：

「可是卓博士，我比你棋高一籌，你瞞不了我。」

「我沒有什麼事可以告訴你！我希望你早一點送我們回地球！」

「可以，當然可以，但有條件！」

「條件？什麼條件！」

「要好好的回答我的問話，並且要和我們合作。」

「合作，那要看事情和情況而定！」

甘都翻了翻兇惡的眼睛，狠狠的瞪了卓博士一眼。

「你要明白，我們知道那天象變化，是由於某特殊的隕石羣。地球在數個月後會穿過那隕石羣，那特殊的隕石羣和普通的物質衝突就會引起比原子彈或氫彈大好幾千倍的大爆炸，那就是反物質隕石羣！」

卓博士緊咬著嘴唇。「你既然知道了，何必再來問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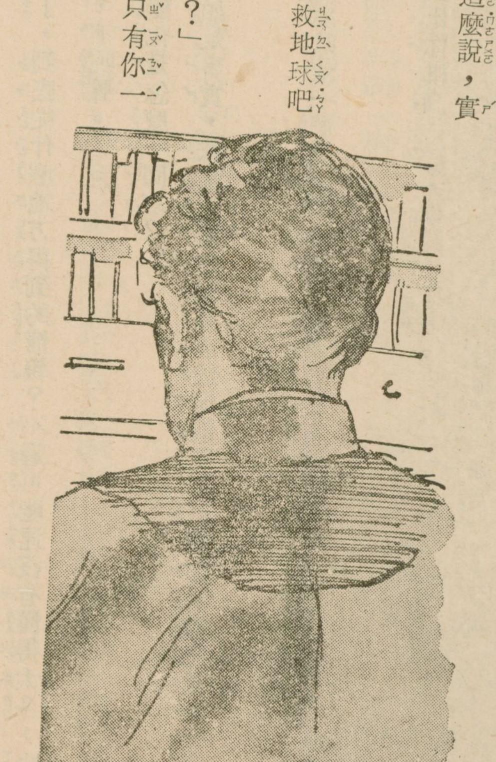
「卓博士，話不是這麼說，實在是想借重你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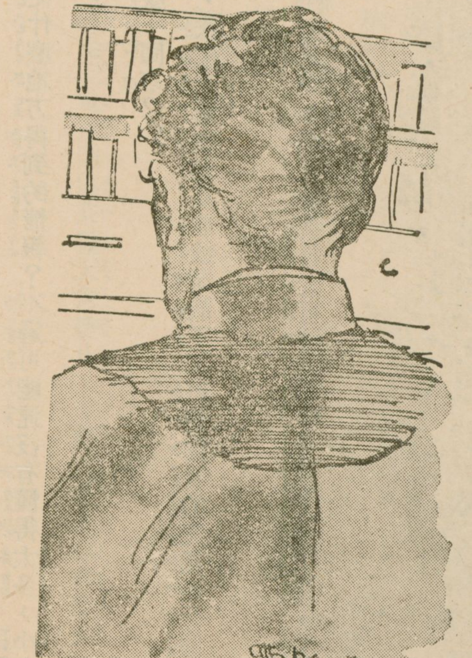
「我的力量？」

「是！你有腹案可以救地球吧！」

「假如有，又怎麼樣？」

「一定有的！並且也只有你一個人可以做到。」





「沒有的事，我的計劃很多人都可能想到，也許現在地球上已經有人計劃好付諸實行了。」

「不，你自己太低估你自己的力量了，不然就是你說謊。可能那計劃的構想很簡單，但單精密計算，而能絕對正確的完成那件事，唯有你一個人。我說借重你的能力，也是看上了你的能力。」

甘都注視了卓博士的臉好久，但博士一直保持沈默，所以他又繼續講下去。

「卓博士，我請求你的不是別的，主要是要請你把地球從這一次危機中救出來！」

這出乎意料外的話使博士發愣，甘都的臉上浮著神秘的笑。

「用我的能力救地球？」

「你在懷疑嗎？我不是胡說八道，而是衷心希望如此。在地球上我也有許多親戚好友，並且地球也是我的故鄉。故鄉就要有滅亡的危險，我怎能坐視不救呢？」

「我希望能相信你的話。可是你爲什麼不讓我在地球做那件事，而把我搶掠到金星來！現在也還不遲，立即把我和其他的地球人，送回地球，怎麼樣？」

「不行，回地球如果不能完成的話，你們就完了。如何？材料資金勞力等，將不惜一切的供應，在我的庇護下，做拯救地球的工作，或者寧可失去故鄉，你要選擇那一樣？」

（在甘都手上完成救地球的工作？或者坐視地球和那可怕的反物質隕石羣衝突，使地球變成廢墟？）考慮了很久卓博士毅然拒絕。

「不管你怎麼說，不送回地球，我絕不實行我的計劃。我明白你們的陰謀了。你們想利用我在你的指揮下完成拯救地球的工作，使地球上的人對你感恩，然後利用它來脅迫地球。或是還沒有開始完成那工作以前，你也會以此要脅地球，你根本是一個毫無人格的人。」

「那麼你是不答應？」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即使我不做，地球上也會有人會完成的。你的陰謀沒有用，不必費神去想了。」

甘都很生氣，伸手押下電鈕，外面立即鈴聲大作，四五個手下跑進來。

「你們再把這頑固的傢伙關到地牢去。」

探訪

在紅稻栽培所的宿舍裏，眞眞的病由於抗阿法爾劑的效果，日漸康復了。

有一天弗蘭克仔細的診察一遍眞眞的身體後，滿意的點點頭。

「好了，完全好了，就等待恢復體力罷了。」

「眞眞，眞幸運。」紀揚衷心歡喜。

「謝謝你們，都是弗蘭克所長和你日夜不休照顧的功勞。」

「那裏，眞眞，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罷了。都是弗蘭克先生的仁慈與關心，弗蘭克先生

，眞謝謝你。」

紀揚做揖道謝，弗蘭克所長連忙搖搖頭。

「那裏，那裏，不用謝我，我只不過是報答你們救命之恩的萬分之一罷了，不過眞眞小姐的病好得這麼快，眞不可思議，平常人至少需要一百天以上。」

「你是說平常需要百天以上的病，眞眞只病了四五天就好了？」

「是啊！現在我才敢說。本來這種病，在病發後的十分種內不着手治療的話，一定沒命的。眞眞小姐發病後到打針時，已經超過了三十分種以上，能恢復健康眞是奇蹟。」

「哎喲！」眞眞仍有餘悸的叫著。

「眞的是奇蹟嗎？」

「是啊！紀揚，我也不相信奇蹟，這一定有科學上的根據和理由。」

弗蘭克所長，沉思了一會兒後，突然拍膝，說：

「一定是，一定是那個！」

「是什麼原因，弗蘭克先生？」

「可能就是因爲眞眞小姐吃過紅稻的關係。可能紅稻中含有抵抗阿法爾毒氣的因素。假如這是正確的答案的話，是一大發現，我一定要好好的研究研究！」

在甘都那兒的卓博士過了五天、十天還不見回來。紀揚等得焦急難耐，終於說出要去找父親的話，當然眞眞也要一起去。弗蘭克所長起初阻止他們，後來被他們的熱心說服了，終於答應他們。

「好吧！甘都也不是魔鬼，大概不會加害於孩子的。我送你們去好了，卓先生一定是被禁閉在甘都家的地牢裏。」

數分鐘後，兩個人坐上了「烏龜」，由弗蘭克所長親自駕駛。難得天不下雨，但霧却很濃。

「不曉得會不會再碰上大蜘蛛。」

「把什麼東西都捲繞住的華耳伐羅，更可怕。」

幸好兩者都沒有遇到，不久烏龜車把他們帶到馬布爾鑛山。

「可是紀揚，我們要怎樣潛入甘都的住宅呢？」眞眞面帶憂愁。

「潛進去，我想並不太困難，因爲金星房子的氣槍，裝備並不太嚴密。」

「不，紀揚！偷偷的進入當然可以，但是馬上就會被捉到。倒不如光明正大的從正門進去。」弗蘭克所長說。

「從正門？大

大方方的？」

「是啊！你說要見父親，這些事由我來交涉好了。用這個理由他們沒話可說。進去後再隨機應變，救出父親一起逃吧！先逃到我那裏，然後我會想辦法讓你們逃到別的島上去。」

弗蘭克所長親切的言語，使兩人的精神格外振作。決定光明正大的訪問甘都住宅。

烏龜車在甘都的車房停下來，那裏同時也是一個氣槍，不多久有三個男人開了門走出來。

「你不是弗蘭克嗎？這小鬼大概就是卓博士的小孩吧！你們到底來幹什麼！」

甘都手下的男人們語氣很驕傲，但弗蘭克所長故意裝得特別有禮貌的說：

「這兩個小孩吵說要來看卓博士，勸也勸不聽，請你們通融一下讓他們見見面可以嗎

？」

其中一個男人哼了一聲，笑着說：

「我想也是這麼一回事，不行，不行，快滾吧！」

「請你一定通融一下，好不好？」

「眞怪？弗蘭克，你今天爲什麼這樣彬彬有禮？不過，說不行就是不行，趕快帶他們回去。」

「雖然你們這樣說，但甘都總統不知有沒有什麼別的打算，讓他們見見面，對你們也沒有什麼不方便。」

弗蘭克所長更加有禮貌的請求。

「煩死人了！喂，怎麼辦？」

男人們到角落去，開始細聲的商量。然後意味深長的笑著走過來。

「好吧！看在弗蘭克的面上讓你們見面，但是弗蘭克你要幫我們做一件事！」

「什麼事！」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不過請你替我們到太空港，去拿從巴諸蘭用火箭送來的包裏。」

「好哇！」

「不過非常的緊急。你必須要利用孩子們和卓博士會面的時間去！」

（爲什麼那麼急呢？叫我去提行李，好奇怪的條件。）

弗蘭克考慮了一會兒後，點點頭表示答應。

「好！我就去！」

「眞謝謝你啦！這些孩子我會負責讓他們和卓博士見面的。」

「拜託拜託！那麼紀揚、眞眞，我去一下就回來。」

「請吧！不要掛念我們。」

弗蘭克駕著烏龜車走了。

「你們到這邊來！」

男人們把紀揚和眞眞帶到一樓的一個小房間。

「你們在這裏等著，現在我去帶你的父親來。」

男人們留下他們兩個人走出去，不久帶著卓博士又回來了。

「噢！紀揚，眞眞！」

「爸爸！」

「伯伯！」

兩人都抱住卓博士。

「眞眞的身體，完全好了？」

「有紀揚和弗蘭克先生的細心照顧，我已經完全復原了。」

「是嗎！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然後卓博士很詫異的回看甘都手下的男人們。

「爲什麼讓我和你們見面？不是有一點奇怪嗎？」

「一點也不奇怪，因爲這些孩子太想你。我們到那邊去，讓你們自由自在的罵我們，說個痛快！」甘都手下的男人說著，便踏著粗重的腳步離開了。

「你看，伯伯，他們沒有關門就走了。」

「爸爸趁這個機會逃吧！」紀揚認爲這是最佳時機，拉著父親的袖子說。

「等等，紀揚，走出這戶間，在附近可能還有衛兵，再看一下情勢。」

卓博士簡單的告訴他們兩人離別後的情形，甘都請求他協助，因爲他拒絕了，所以這些天一直被關在地牢裏等等。兩人聽了之後，非常憤慨。

「利用地球滅亡的危機，脅迫地球政府接受他的指使，甘都眞是一個趁火打刼的惡人。」

「是人類的共敵！」

「別太激動，我想甘都不可能壞到那程度。他本心還是不願使地球人滅亡，這是他們的弱點，也是我們仗恃的一點。外面好像一直都沒有人的樣子，不曉得怎麼樣了？」

「爸爸！我們現在逃出去剛好能碰上去太空港取行李回來的弗蘭克先生。逃走吧！爸爸，不能再等了！」

「伯伯，走吧！」

卓博士再一次愼重的窺探周圍。

「好！那麼試試看！」

三個人輕輕的溜出那小房間。

「眞的，沒有人。」

在走廊轉彎的地方，三個人都非常小心，但什麼也沒有發生。就像一所空屋子，安靜得沒有一絲聲響。

「太靜了，反而覺得不自在，會不會是什麼圈套？」卓博士開始發愁，但是也不甘心再退回去。通氣艙室的門很簡單的開了。

「那裏掛着氧氣裝和冷氣防水衣！」

於是三個人迅速的穿帶好，從氣艙的出口逃出濃霧濛濛的屋外。

畢爾和安林

三個人在霧中盲目的跑著。

「這麼大的霧什麼都看不見，弗蘭克先生的車子早一點回來就好了……」

「啊！那是車子的聲音，沒有錯！」

「啊！眞的，一定是弗蘭克的車。」

紀揚欣喜雀躍。車子的聲音愈來愈近了。這個時候，後面氣艙室的方向喧鬧起來了。

「逃走了。」

「卓博士也在一起！」

「在那裏，趕快捉住他們！」甘都手下的男人們叫道。

「糟了，趕快跑吧！爸爸，眞眞！」

「事情不妙，他們好像帶著紅外線電視裝置。」

「那麼你是說他們能透過霧把我們的樣子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爸爸？」

「是啊！我們失算了，這是他們預設的圈套。」

然而已經遲了。弗蘭克所長的車在三人附近「軋！」煞車時，三個人的周圍已經被男人包圍住了。

「你們太不應該了。好心讓你們看看老頭子，你們却……」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弗蘭克所長吃驚的跳下車跑過來。
「沒有怎麼一回事，越獄不管是主或從謀，都是重罪處分。」
「說什麼越獄？你們根本就是非法監禁！」
「非法？現在是星民派的天下，我們所說的話都是法律，你再插嘴，連你—弗蘭克也照拿不誤。」
「放屁！」
弗蘭克氣得變了臉色，卓博士勸他：
「弗蘭克先生，上一次我已經拜託過你了。你要幫我照顧那些在紅稻栽培所的其他的地球人。」
弗蘭克終於勉強的忍耐下去，甘都的手下把紀揚、眞眞和卓博士一起監禁在地牢裏。
一方面弗蘭克所長把從太空港領來的行李交出去後，就被遣回家了。然而駕著「烏龜」車的所長，心情很沉重。心想：（雖然說要照顧那些栽培所的其他地球人，但只有我一個人

安然回去……我錯了，如果我不把孩子們帶到那裏去就不會有這回事了。）
日子三天、五天的過去了。紀揚等都沒有回來。弗蘭克所長，沒有一刻安心。
有一個晚上，有人來敲弗蘭克的房門。開門一看，門口站着一個少年。
「啊！紀揚……」
叫出口後，弗蘭克所長才發現錯了。那不是紀揚！
「你是誰？」弗蘭克所長驚訝的看著站在門外的少年。
「弗蘭克先生，是我嘛，你忘了？」
少年露出純潔的笑容，用發音準確而漂亮的世界標準語回答。
「哦？……啊！你是奧貝爾博士的少爺畢爾，進來坐。」
兩人並排坐在沙發椅上。
「好久不見了，令尊好嗎？」
「還是老樣子，天天熱衷於研究。不過……」
「還是有關那新的基本粒子的研究吧。不過畢爾這麼晚了到我這裏來有什麼事嗎？是不

是爸爸有什麼急事要告訴我？」

「不，不是。是有關那卓先生的事。我是來救卓先生的。弗蘭克先生，你要幫我忙！」

和畢爾出現在弗蘭克所長那裏的同一個晚上。

在甘都府邸的會議室，有數個男人圍著甘都首領在竊竊私語。在選舉的時候好像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的里比博士也參加在裏面。

「……不論如何，再恐嚇卓博士一次，一定要使他協助我們。」

「是啊！事情很急，我實在不願意眼睜睜的看著地球滅亡。有什麼好辦法沒有，里比。」

甘都一籌莫展的樣子，里比覺得很可笑。

「甘都總統，我實在想不通，還有什麼難題呢！」

「你有方法？」

「有，你捉住那些小孩子，爲什麼不利用一下。」

「什麼小孩子？噢，那兩個叫紀揚和眞眞啊，和我家安林差不多大的。里比你想叫我在

卓博士眼前看到那兩個孩子受苦刑？」

「不會的，我不會叫你那樣做，不過我們可以恐嚇他說要把孩子帶到熱病之島弗布拉島，如何？」

「把孩子送到那裏，不到一天就會患熱病而死亡的。」

連兇狠成性的甘都都顯得有一點惶恐，但里比却鎭定如常。

「就是因爲如此才有效啊，卓博士知道『熱病之島』的厲害！」

「這只是恐嚇他而已是不是？那就……」

同是這一個晚上，甘都府邸的地牢，紀揚和眞眞，卓博士三人在漆黑的房間裏的硬板床上翻來覆去。忽然三人都聽到金屬相碰的聲音。

「什麼聲音？」紀揚首先爬起來。

「好像是金屬和金屬相碰的聲音……。」卓博士環顧四周。

「啊！門，你們看門！」

「軋！」輕微的一聲門開了。

「誰？」

卓博士用細小但氣力充沛的聲音喊。

「噓！不是可疑的人，是來救你們的。」



這時他們發現在那少年後面，另外有一個小影子跟著。

「啊！危險！」

眞眞一叫，那少年警覺的向後看。

「糟糕！」

後面的小影子也向後退一步。

房間裏面一片漆，走廊也非常昏暗，雖然看不清彼此的臉，但後面那個小影子的手上握着一根奇妙的玻璃棒。小影子舉起那個棒大聲吆喝。

「不許動！這是神經衝擊器，誰敢挪動一步，我就使他癱瘓。」

回過頭看的第一位少年，聽了聲音後，反而鎮定的向小影子說話。

「安林，是我，你認不出是我嗎！」

原來後面的小影子是甘都首領的兒子安林。

安林很吃驚的樣子，連玻璃棒掉在地上也不知道，靜靜地凝視了一回另一個少年的臉。

「啊！你是畢爾！」

「是啊，好久不見了。」

安林重新撿起玻璃棒。

「畢爾，就是你也不可原諒，你怎麼可以偷偷溜進我家？」

「爲什麼要潛入你家，你看了就明白，當然是爲了救這些人。」

「救人？別說笑了，畢爾。這些人是我們家的客人，侵入客人的房間做傻事，我可不原諒。」

「嗄？我們是客人？」

「假如我們是客人，待遇可以稍微好一點吧！」聽了安林的話，紀揚和眞眞都禁不住從旁插嘴。

安林非常吃驚，轉過頭來看紀揚他們。

「哈！哈！安林，你什麼都不知道，這些人是你父親從地球搶來的。」

「不！爸爸絕不會做那種事，如果你再說父親的壞話……」

握在安林手上的玻璃棒閃動了一下。

「不然我問你，這些人的事情，你父親怎麼告訴你……」

「剛才不是說過了嗎。這些人是從很遠的地球來的，是我父親請來的貴賓啊！」

「你眞的相信那些鬼話？那麼請問爲什麼把這些貴賓關在這樣的房間？」

「這樣的房間……關於房間我不大清楚，他們吩咐我絕不能進地下室的。」

「是啊，你想想看，不奇怪嗎？你先打開這個房間的燈再說。」

「好！但你不能動！」

開關一開，房間的天花板有了朦朧的亮光。黑暗中的一切都現在光明中。

「啊！這是牢獄啊！」安林低聲呼道。

「是監牢！你的父親叫人把這些人關在這裏的。」

「不，不對，父親不會做這種事，你在說謊。」安林的聲音裏，充滿着對父親的信任。

「安林，你信任你的父親，可是你也應該信任我，我和你是從小一塊長大的好朋友，我們兩個住在巴諸蘭時，常常在一起玩，我從來沒有騙過你吧？」

「嗯！你不是一個撒謊的人，可是現在的事……」

「安林，你仔細的聽我說。」

畢爾把事情的本末原始，完全說給安林聽。安林漸漸的漲紅了臉，慚愧的低下了頭。畢爾很難過的結束他的話。

「安林，你不必那樣歉咎。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安林這時毅然決然的抬起頭來，強做笑顏說：

「不會的，畢爾，謝謝你告訴我眞相。」然後無言的指示階梯的方向。

「那麼、你要把我們……謝謝你，安林！」

「別弄出聲音，怕有人來……好，趕快走！還有畢爾，我剛剛向你撒了一個謊，原諒我。」

「你撒什麼謊？」

「這一根不是神經衝擊器……只是平常的玻璃棒！」

「啊！眞嚇人。」

大家向安林告別後，走上樓梯。

「這邊是後面的氣艙室，快一點，快一點！」

畢爾和博士他們終於沒有被人發覺，逃出了甘都的府邸，坐上畢爾預先準備好的「烏龜」車。

可疑的選舉

在巴諸蘭的箴特市，金星政府內的一間選舉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裏，金星總督米羅和委員們，相對而坐，臉色很暗淡。

「如何，還沒有一點眉目嗎？」

「是，總督，沒有發現什麼收買、贈送物品等賄選的事實。假如有，他們一定使用非常巧妙的方法……。」

「嗯……」

「不過總督，星民派突然得到那麼多票，實在令人懷疑，其中一定有鬼。」

大家正在絞盡腦汁想不出所以然時，有一個年輕人慌慌張張的跑進來。

「這裏是不是選舉監理委員會？」

「是的！」

「也就是說，你們這裏會判別選舉的公正與否，對不對？」

「是的，到底你有什麼事？」

年輕人嘆口氣，然後好像很難啓口似的。

「噢，說實在的，假如我說了你們一定會懷疑我腦子有問題……事情是這樣的，我在投票所好像投給一個就我一直不想投的候選人。能不能從新再投一次？」

「爲什麼投給一個不想投的候選人？那怎麼可以？現在才這樣說已經太遲了。你怎麼能這樣糊塗？你要了解選舉是……」

「那當然！我非常了解選舉的重大意義，我也不是馬馬虎虎投票的，不過發生了很奇怪的事情。」

選舉管理委員們以驚訝的表情注視那青年。

「我一進投票所，就被一種奇妙的氣氛所薰染，把原來想投的候選人名字忘得一乾二淨

。」

「可是候選人的名字，在投票所不是都張貼了嗎？」

「妙就是妙在這裏，看著貼在牆上的名字還是想不起來。並且在腦中好像有人對我細語叫我選星民派的希布諾……」

「星民派的？」

「是的，不斷的聽見希布諾的名字，我就昏昏沈沈的把那個名字圈出來。」

「嗯！會不會是因爲你的神經太疲倦了。」

「沒有的事，我平常就非常討厭星民派，絕不會有意投給他們。」

這個時候，門一開，又有一個婦人急急忙忙的跑進來。

「這裏是選舉管理委員會嗎？」

這個婦人問明了後，像急口令似的的述說她的遭遇。講得太快了。聽不出她在講什麼。

「這位太太，請你冷靜一下，請喝一杯水吧！」

「啊，是冷水，喝到這麼冷的水，才能使我的心情平靜下來。」

「那就好了，你剛才是說投票……？」

「啊！對了，我不曉得怎麼搞得好像把票投給那個像大蜘蛛一樣使人討厭的星民派！並且當時我被一種非選希布諾不可的氣氛所侵襲，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當時會投票給他！」

「怎麼？太太你也是啊！」委員們都驚奇的凝視這位婦人。

「這樣還有別人也是？各位委員先生，實際上我的朋友中，也有幾個這樣說的。」

「你們看，委員先生，你們現在可以相信，我的腦子沒有問題吧！」青年很得意的說。

「哦！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 ×

放走了畢爾和卓博士他們後，安林在原地佇立了一會，再向後轉走入地牢中，仰臥在卓博士他們剛剛躺著的那張硬床上。

「啊！爸爸，我還是不能相信，您竟會做這種事。」安林的眼裏含著眼淚，自言自語着。

「對了，我要在這裏面一直等到明早爸爸來這裏的時候。」

想著想著安林不知不覺的睡了，但當他聽到有人搞鑰匙的聲音時，一躍而起。聲音停了。

「喂！奇怪，鑰匙開著。」

「怎麼會！我昨晚親自……啊！開了！」

「咦！安林少爺！」

「噢！一定是他們逃了，把你關在這裏的，對不對？實在太過份了。」

「不是，正相反，是我放他們走的。」

「什、什麼！少爺你放了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做？」

「不關你的事！馬上把父親請到這裏來！」

「可是……」

兩個男人都莫名其妙的趕緊跑開。

不久聽到叱罵那些男人的聲音和粗重的腳步聲走近地牢。當然是甘都來了。

甘都一進地牢，就大聲呵叱安林。

「你怎麼做出這種事，為什麼把那三個人放走？我不是叮嚀你不許進地下室嗎？爸爸不是告訴我那些人是我們的貴賓嗎？」

「可是爸爸，那些人不願意住在這裏，我只是讓客人如意舒適罷了。」

「嗯！可是……」

突然安林哭着大喊。

「爸爸！爸爸傻瓜！笨瓜！笨瓜！」

「什麼話，對長輩怎麼可以如此無禮。」

「不是嗎？我都被蒙在鼓裏，無辜的把地球人綁架



金星，選舉的時候暗地裏搞不正當的計謀，都是壞事，爸爸！您不感到羞恥嗎？」

甘都的臉被說得一陣青一陣白。

「我知道了，這一定不是你做的，安林，老實告訴爸爸！是誰放走了他們，又把我的壞話告訴你？」

「不，我不講，誰要告訴您這樣的壞父親。」

「什麼？好吧！你眞想這樣的話……我也……」甘都用兇惡的眼睛瞪了兒子一眼，氣唬唬的走到外面。並且吩咐：

「喂！你們小心看守，不要讓他出去一步。」

「可是……」

「可是什麼，快，快鎖上。」

「是！」

於是甘都和兩個男人一起走開。安林又伏在床上大哭。

當天晚上，甘都的一個手下哭喪著臉，出現在甘都的書房。

「總統！怎麼辦？」

「什麼事！」

「少爺固執不吃晚飯……」

「不孝子，不吃就不給他吃！反正小孩子不會堅持太久。」

然而過了一天、兩天，聽到安林仍然一口飯都不吃時，甘都開始感到惶恐，他又到地下

室。看到安林疲倦無力的躺在床上。

「安林，你爲什麼這樣讓人耽心！一直不吃的話會生病，會死的，知道嗎？」

安林用沙啞細小的聲音回答，

「爸爸！上一次講了些您的壞話請您原諒。我知道您一切都是爲我而做的；爲了給我奢侈華麗的生活，而促成您做壞事，所以假如我不在的話，您一定不會再做壞事了。是不是？爸爸？」

「說什麼傻話，安林！」甘都憐惜地凝視著兒子。

這時候，走廊上有一個男人吵吵鬧鬧的闖進來。

「首領！哦！不，總統！大事不好了。」

「什麼事，值得這麼緊張？」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來了！」

「他們來做什麼？」甘都著急的反問。

「有關選舉的案件……。」

「什麼，他們查覺了！太糟了，里比在那裏，叫里比來。」

「到處找不到里比先生！也許他已經逃了。」

「啊！里比逃了？在緊要關頭，里比却捨棄我，自己跑了！」甘都的臉因狼狽和憤怒而變得青黑，然後無望的低下頭來。

「啊！我完了。」然後搖搖顫顫地跪下去。

「安林，你說得不錯，我實在是一個大傻瓜。爲了我個人的慾望，安林，對不起，爸爸錯了，原諒爸爸！」

甘都流下了兩行老淚，安林睜開閉著的眼睛，向看爸爸露出了幾天來難見的微笑。

爆破計劃失敗

「紀揚，你看那邊好美。」眞眞的小手指指着能耐高壓的厚玻璃窗外。

外面雖然黑漆漆的，但在探照燈的範圍裏，形成夢一般的綠色，在這綠光中，有紅色、橘黃紅、黃色等各顏色的枝子，觸手，圓滾滾的珠珠等，有的任意生長，有的互相交纏在一

起，也有的發出閃閃的光漂蕩著。

「眞美！眞眞，那一枝紅色的枝子像紅寶石一樣透明，比珊瑚還要漂亮。」

「嗯！像這種東西，在太空生物園還沒有。」卓博士也不禁發出讚嘆聲。

「如何!?你們現在該知道金星的生物不單是那些可怕的大蜘蛛和華耳伐羅了，金星的表面百分之九十九是海，所以也應該在海中才有眞正的生物世界。」

畢爾很得意的發表他的意見。

「能有時間慢慢參觀就好了，可是現在我們要趕路，我父親在巴諸蘭等我們。讓潛艇的速度加快一點！」

用火箭發動的潛艇，以時速二百公里的快速在金星的海底猛進。

卓博士忽然問畢爾。

「原來你就是那有名的基本粒子物理學家奧貝爾博士的少爺，可是我還是不懂爲什麼你們知道了那隕石事件……」

「那是因爲甘都派間諜到地球，我偷聽了甘都那班人的計劃，他們爲了要達到自己的野

心而把你們搶掠過來，因此……」

「因此你們想辦法放我們走！」

數天後潛艇已迫近巴諸蘭。恰好那個時候有一架噴射機早一步降落在巴諸蘭，那裏頭坐著從甘都那兒逃出來的里比。

不久潛艇降低速度，探照燈照出豎立在水中的岩影。岸壁上幾處洞穴開著黑漆漆的洞口，潛艇駛進了其中的一個黑洞。

「和從無望島出發時一樣，總是在海底進出，爲什麼不浮上水面登陸呢？畢爾。」眞眞奇怪地問。

畢爾馬上回答：

「假如那樣做的話，不管多大的船都會被擊破，海裏雖然那麼安靜，但海面上隨時都是大風浪，很危險。」

潛艇完全進入洞穴後，穴口關閉了，同時沙沙的退水聲音響起。

「我們要登陸巴諸蘭了。」

不久他們一行站在剛剛還浸在金星熱海水中冒著蒸氣的碼頭上。洞穴是用鋼鐵製成的大圓筒，裏面還留有一半高的熱海水，潛艇浮在上面。洞穴的最裏面，有一個門，像氣艙一樣是雙層的；做爲退水，進水之用。

「現在都不必氧氣口罩和冷氣防水衣了。從這港口到箴特市，坐地下火車只要三分鐘。」

流線形的火車，以猛快的速度向前進行，一瞬間就到了箴特市站。

箴特市和無望島不同，建築物都在巨大的透明圓頂屋中，從地下火車站走出來到地上，紀揚和眞眞都有一種回到地球的錯覺，這裏實在和地球的風景差不多，只有在陸上跑的交通工具「烏龜」車和地球不同而已。

「這個圓頂屋直徑約有一公里半，工廠農場在另外的圓頂屋裏。金星的圓頂屋比火星的圓頂屋好，它的優點是裏面和外面的氣壓差小，不用耽心它會爆炸，像火星一樣氣壓低的星球就很難了。」

不久畢爾把他們三人帶到一個用金星記號「♀」做外型的奇妙的白色建築物前面。上面

用世界標準語寫著「金星政廳」。

三人由畢爾帶路進入金星政廳的建築內，坐電梯昇上建築物頂上的球形部份，下了電梯，當前就是總督室。

一行人站在門前，門自動的開了。

「呀！畢爾，偉大偉大，單槍匹馬救出了地球來的客人，請進！」米羅總督高興地說。

「喔！米羅總督，我是……」卓博士開始自我介紹。

「卓先生，你的事我們很清楚，這一次眞是受罪了！對不起你們。好在甘都已經後悔了，地球來的朋友馬上都要送回去，請你們原諒。」

「哦！甘都……？」

「是的，甘都後來被自己兒子的勸導才覺悟的，只是詭計多端的里比逃走了，使我有一點擔心……」

這時候，卓上的電視電話鈴響了，拿起電話聽筒的總督，臉色愈來愈不好看。

「喂，畢爾，糟糕了，你的父親！」

「我的父親怎麼了？」

「你的父親不曉得被誰綁走了，你聽聽電話，是助手修特倫打來的。」

「什麼？奧貝爾博士被綁票？」卓博士好吃驚。

「奧貝爾博士在這圓頂屋外約十公里的地方有個自己的研究所，數小時前，被人用電話叫出去說要到這個圓頂內的旅舍來後，就一直沒有回去，也不在旅舍，調查的結果，發現

博士的車被丟棄在研究所附近的山丘下。」

「到底是誰做出這等事？」

畢爾放下傳話器站起來說：

「總督，我到研究所去看看！」

「卓博士，好不容易才救出了你，這一次又來一個奧貝爾博士，這怎麼辦？奧貝爾博士說有些很重要的事非告訴你不可。」

聽到總督這樣說，博士很詫異。

「非告訴我不可的事？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時候紀揚臉上呈現出一股堅決的表情，說：

「總督，讓我去救畢爾的父親吧！他救了我們，所以這一次……」

「也讓我去吧！這一次應該輪到我們……」眞眞也不甘落後。

總督很感動的點點頭。

「嗯！謝謝！奧貝爾博士和畢爾一定很感激，不過你們別太躭心，這件事可以交給我們

的警察來辦。」

這個時候，電視電話鈴聲又響了，米羅總督拿起傳話器。

「太空站來的，微波中繼電話，不曉得什麼事？」

總督用世界標準語很急的開始交談，臉色漸漸的陰暗下來，放下傳話器後說：

「卓先生，片刻也不能猶豫，請你趕快到金星太空站去……」

「到底怎麼啦？」

「地球對那反物質隕石羣的爆破計劃失敗了！」

「那是我提供給地球政府的計劃。就是在反物質隕石羣和地球相會前，發射某種東西使它消滅的一種計劃。反物質碰到平常的物質時，會全部消失而完全變成能量，也就是利用它那種可怕的性質……但是假如說是失敗了，那麼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錯？」

「不，並不是計劃本身有錯，可能是技術方面的錯誤，地球向你支援，希望你早日回地球！」

於是卓博士、紀揚、眞眞三人，在總督的催促下，乘「烏龜」趕往離此地有五十公里遠

的巴諸蘭太空港。到了太空港後，他們又改乘一台小型的火箭。

即使是一千萬噸

約過了兩個鐘頭，火箭到第一個太空站。

「啊！這裏和地球的第一號人造衞星的形狀一樣。」

「它也是車輪形狀，不過好小。爸爸，這裏離金星有多高？」

「好像和金星的半徑同高，也就是建在從金星表面六〇九公里的高度上。這也是因爲金星的大氣非常濃厚的關係。依這般高度，這個太空站，只要化四小時又十多分的時間就可以繞金星一周。」

不久三個人改乘小太空車向另一個太空站出發。被白雲籠罩的金星，充滿了整個小太空車的窗戶。

「哇！好刺眼噢。簡直不能直視它嘛，就是因爲這樣，從地球看金星才會那麼亮！」

到了太空站，通往站內的那扇門開了，一看到從那門進來的人。

「啊！陳玉琪小姐！」紀揚和眞眞同時叫起來。

「噢！陳小姐，你在這裏。」

「卓先生，紀揚和眞眞，別來可好？」

「你也沒事吧？好想念你，還有其他的人呢？」

「放心吧！大家都很好，都在那太空船中。」

「那就好了……」

「聽說那些和博士一起登陸的地球人，也馬上要回來了。不過博士，你們可受苦了。」

「這些事，以後再談吧！先說說隕石羣……」

「是的，博士，請馬上到觀測室。」陳小姐帶他們到電梯。

「地球好像正在大紛亂中，已經有人提議把全人類疏散到金星和火星。」

「什麼？把地球人全部疏散到金星和火星？而且要在這隕石羣來之前的四、五個月之中？那怎麼可能!?」

「那麼爸爸，把地球用火箭推動，使它脫離隕石的軌道，可以不可以？」

「那根本不行，要產生那麼大的能量是件大困難，況且那樣做的話，地球表面所受的破壞比碰到隕石羣時所受的還要大，人類根本就不能生存了。」

「啊！伯伯這樣說，難道我們都沒有可救的方法了。」

「是啊，眞眞，所以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要把那隕石羣消滅掉才行。」

在引力只剩下地球上的一半强的地方，電梯停了，門開了，隔着狹小的走廊那邊，有一個掛着「觀測室」三字的房間。陳小姐把三人帶進那房間。

「噫！這裏不是觀測室嗎？怎麼沒有望遠鏡……」紀揚覺得很奇怪。

「望遠鏡在太空站外面，而我們可以在這裏控制它，你看，那邊電視……」卓先生說明著。

窄小的觀測室中排著許多電氣裝置，一個角落的電視螢幕上映著一個大的青色圓球。

「啊！那是地球，多使人懷念的地球！」

「那恐怖的隕石羣正在靠近它，可是看起來好像根本沒有那回事，一切顯得那麼和平，眞眞你看，亞洲看得那麼清楚。」

「眞的！啊，也看到臺灣了。」

觀測室裏有五、六個人正在工作，其中有一個人走過來，他是個紅髮，四十五、六歲，體格强壯的大漢。

「呀！卓博士，好久不見了。」大漢笑瞇瞇的伸出手來。

「噢！你是寫宇宙論的諾威可夫博士。」

「是的，自從三年前在火星開的太陽系天文學大會以來，眞是好久不見了。我現在是這裏的觀測所長，談到關於……」

諾威可夫一變爲嚴肅的臉，急著提出那隕石羣問題。

「聽說在地球要在一個月內再發射爆破第二號，假如這第二號再失敗的話……」

「一個月內要發射第二號？那麼我現在回地球已經來不及了！」

「不，卓先生，假如你要回去，地球會等你，不過我想你何不留在此地採取個別行動，如何？」

「你的意思是……」

「我們從這裏也發射隕石羣爆破物體！」

「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物體的質量要十萬噸以上才有效，沒有那麼大的話，質量就不足於使隕石羣中心的大型隕石完全消滅，也不能使周圍的小隕石蒸發掉。」

「卓先生，十萬噸，百萬噸算得了什麼呢！爲了救地球，我們就是一千萬噸也情願從金

星運上去，不論地球對我們印象多壞，但究竟它是我們的母星。」

「謝謝你！諾威可夫博士。」兩人緊緊的握住手。

由於觀測所長諾威可夫極力堅持；卓先生終於留在金星的太空站，實行發射爆破反物質隕石羣的計劃。不用說，金星議會都給予全面的協助。

但是做起來並不簡單，爆破反物質隕石羣的材料，不論用水或石頭都可以，問題却在如何運送。

「卓先生，很遺憾我們沒有時間再造一艘太空船來運輸這些東西了。現在只有盡量的裝進現有的太空船中。」

「可是裝得太多，速度就會減慢，來不及在地球和隕石羣相碰前，使它爆炸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還有就是要正確的計算，使他正中目標軌道，這也是很重要的。地球發射的第一號失敗，也是由於這一點失算，現在只有全權委託你啦。」

第二號又失敗了

一個月的時間很快的過去了。發射爆破隕石羣的物體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紀揚和眞眞準備在太空站的爆破計劃本部參觀發射情形。

「發射前一小時！」

讀秒的聲音使附近的空氣顫動，卓博士指示正面的畫面。

「看！看那些太空船，都滿載著金星的石頭和沙，等待出發的指令。全部有十萬噸的質量，要奔進那反物質隕石羣當中，和隕石一起變成閃光，消失殆盡。金星政府把所有的太空船都用在這個計劃上。」

「那麼假如失敗了，不能再度……」

「當然不能再來，非成功不可！」卓博士顯然有些不安。

時間已經到三十分鐘前，十分前，終於到達了一分前，大家的臉驟然緊張起來。

「發射前三十秒！」

站在巨大的遙遠控制裝置的儀器板前的卓博士的手伸到主開關處。

「發射前十秒！」

紀揚和眞眞都屏住氣注視正面的畫面上數台的太空船。

「發射！」

卓先生的手和發射聲同時挪動按下開關，接着各機器上的電鈴都響起來。

「啊！太空船都開始發出青白色的光了。」

「一齊發動了。」

「爸爸成功了！」

「伯伯恭禧您！」

紀揚和眞眞異口同聲的叫出來，但是卓博士却搖搖頭表示不能高興得過早。

畫面上映出四台太空船拖著青白色的噴火氣體，慢慢遠離而去。逐漸變小，不久只成四個星星，然後消失在星空中。

兩天後，從地球向隕石羣發射第二號的消息傳來了。

從那天起過了十天，就是能夠知道地球的第二號是否命中隕石羣的日子。

紀揚和眞眞在爆破預定時刻的前三時就在觀測室，等待那千鈞一髮的時刻。

「爸爸，在電視畫面上能不能看到那爆破的一瞬？」

「當然看得見，不過大部分都是眼睛所不能見的珈瑪射線，與那大規模的爆炸比較，它的光度較弱，但也可以產生一種很亮的青色光亮。假如不是看電視而看實物的話，那麼眼睛會被那種強烈的光照瞎的。」

不久預定的時刻到了。大家都很緊張的凝視著電視畫面。可是等了好半天，除了雜音音波的光點和線外，電視畫面上什麼變化也沒有。

「眞眞，第二號也失敗了。」

「那怎麼辦呢？」

觀測所裡一陣騷動，大家都走出房間。過一會卓博士手拿著



幾張相片和計算機帶，和諾威可夫博士，陳小姐滿臉失望的回到房間來。觀測室的員工，技術人員都爭先恐後的擠在他們三個人的周圍。

「怎麼樣？地球有什麼壞消息傳來？」

「各位，地球發射的第二號又失敗了。」

「太可惜了，地球這一次發射了五十萬噸重量的東西。」

卓博士點點頭，繼續說下去。

「從這觀測所的望遠鏡所拍攝的地球第二號的相片在這裡，由相片上看出來，第二號的確碰到反物質隕石羣。」

「那麼爲什麼沒有爆炸呢？」

「第二號由於精巧的自動控制裝置，它讓開周

圍那些小隕石，直向反物質隕石羣中心部的那一顆像彗星似的大隕石前進。可是正當要衝突時，却被它遠遠的彈開了……」

「爲什麼會被彈開呢？」一個觀測室的員工，代表大家發出質問。

「難怪大家覺得奇怪，可是這原因並非預料之外。兩個物體因衝突而相碰時，首先在相接觸的地方，起小爆炸，然後在最初的小爆炸時，第二號物體，就被彈開了。」

「哦！那麼我們所發射的太空船團，可能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卓博士無言的注視了那個提出疑問的男人的臉一會兒，下了決心似的點點頭。

「恐怕是如此！」

「沒有方法防止它！」

「防止的方法就是要使衝突時的速度加快，速度愈快則爆炸的面積會愈大……不過速度太快了，就難使太空船命中隕石，不得不把太空船在隕石旁停一次，然後再慢慢使它們衝突。」

「這樣講來，地球只有滅亡一途了！」

「全部要滅亡了！綠色的山丘、深藍的大海、人類、文明、所有的生物，一切的一切！美麗的地球會變成像火星一樣赤褐色和遍地的沙漠。」

「不要！不要說那些話！」眞眞突然尖叫起來。

「伯伯，我們應該還有方法阻止隕石羣，我們一定，一定有方法的，對不對？」

紀揚也叫起來，

「對！大家都來想個辦法！」

可是卓博士只用慈愛的眼光看著他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Z 微子

大家正沉淪在絕望的深淵時，有一個青年跑進來。陳小姐一看到那青年就喊道：

「修特倫先生，什麼時候從金星到這裡來？」

「剛剛聽了失敗的消息後，馬上以直線航路飛來的。」

「卓先生，這位是奧貝爾博士的助手修特倫先生。」

陳小姐介紹他們認識。

「卓博士，我代替奧貝爾博士來告訴你，要從大禍救地球的唯一方法。」

意外的言論，使博士不禁屏住氣聽著。

「從反物質隕石羣救出地球唯一剩下的方法……」

「眞的？還有救地球的方法！」

眞眞的臉一下子開朗了。修特倫笑著說：

「卓博士，你不是也知道那個方法嗎？」

「啊？我知道？」

「理由很簡單，在那隕石和太陽或地球之間，把引力減弱或使它消失，那麼會有什麼結果？卓先生。」

「假如能這樣做的話，隕石羣會改變軌道，就不會和地球衝突了。不過那是不可能的，要減弱引力或使引力消失，絕不會像嘴裡說的那麼簡單。」

「這些我當然知道，可是還有別的方法可以使引力減弱。」

「還有其他的？對了，可是那種事？實際上根本不容易！」卓博士用力的搖搖頭。

「爸爸……那一件事，是什麼呢？」紀揚好奇的問卓博士。

「唔……那是二十世紀中葉，大概是一九五八年左右，蘇聯的物理學者史塔鈕可威奇教授所發表的，物體冷却到相當程度時，引力就會減少的理論。修特倫先生，你指的也是這一件事吧？」

「是的，當然除了這方法以外，沒有方法可以減少引力了。」

「那麼伯伯，想辦法把那個隕石冷却後，隕石從太陽或地球所受的引力會減少，隕石的軌道會完全改變，就可以不和地球衝突了。」

「不，說冷却並不簡單，一點冷却並不能減少引力。要冷到絕對零度左右，那是在這世界上最低的溫度，大約攝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左右。另一方面，要使隕石冷却，只有阻擋照射在隕石上面的太陽光線。這是很困難的。就算是做到了，也要費很長的時間才能使溫度降到那麼低，也來不及了。」

「這一點，你不必就心。」修特倫很悠閒自在的樣子。

「怎麼?你難道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隕石的溫度降低，減少引力?」

「是的！卓博士，我要告訴你的就是這件事，奧貝爾博士發現的新粒子，對降低隕石的溫度，可能很有效。」

「什麼，新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或稱素粒子就是構成各物質的基本的小粒子。已經知道的有質子、中子、電子、微中子、光子等十數種，以後也可能有新的發現，而其中之一被素粒子物理學家奧貝爾博士發現了。

「那是什麼樣的素粒子?」

「奧貝爾博士把它命名爲『零能微子』。取其英文字母的頭一個字叫做『Z微子』。」

「Z微子?……」

「是的，這個Z微子是個奇怪的素粒子，和它碰到的物體都會被冷却到絕對零度，零下二七三度……」

「也就是利用那Z微子可以使反物質隕石羣的溫度降低到絕對零度，把引力完全消失?

那麼隕石羣改變軌道就不和地球衝突了。」

「假如奧貝爾博士不被綁票，這件事老早就傳到你耳朶了。奧貝爾博士希望在爆破之前能試驗這Z微子的方法。」

「現在談什麼試驗，就只有這個方法了。好吧！馬上着手這Z微子的新計劃，我們把它叫做Z計劃。」

「那當然！從這裡再上去約六一〇〇公里的高空軌道有一顆人造衞星，就是Z微子的實驗室。」

這時有個男人，急步進入房間。

「……我是第二通信室來的，那位是修特倫先生?」

「修特倫是我……」

「請到通信室來，Z微子實驗室在呼喚你。」

「什麼Z微子實驗室?不可能啊！現在那邊根本沒有人啊！」

「不過不管怎麼樣，絕對沒有錯，那個方向一定是Z微子實驗室。」



「會不會有人侵入了Z微子實驗室?我馬上去,不過眞奇怪,卓博士請你們也和我一道到通信室。」

「好的!我們去吧!」

大家進入第二通信室後,剛才來叫修特倫的那位男人馬上拿起麥克風。

「Z微子實驗室,這裡是太空船,修特倫先生來了。」

「太空船,我這邊是Z微子實驗室。修特倫先生,聽到了就回答。」

擴音器傳出又低又可怕的聲音。修特倫接過麥克風,用很緊張的聲音回答。

「Z微子實驗室,我是修特倫,你到底是誰?那個人造衞星,沒有我或奧貝爾博士的許可是不准進入的,請即刻退出!」

可是那可怕的聲音却說:

「叫我退出?也不想想里比怎會聽你的命令!現在奧貝爾還不是任我宰割!嘿嘿嘿……」

「里比,不就是星民派的學者嗎,可是那笑聲,不像是正常人的聲音。」

陳小姐打了一個寒顫,諾威可夫博士也縐眉。

「那是里比的聲音。可是那笑聲就有一點奇怪了,里比可能發瘋了……。」

大家很緊張,這時那里比的笑聲傳來。

「嘻!嘻!嘻!修特倫先生,先恭喜你們爆



破計劃失敗。」

「什麼，恭喜！你這混蛋！」

「修特倫先生先別生氣！里比眞的有些怪……」

修特倫怒氣沖天正要大聲吼回去時，諾威可夫博士阻止他，里比又說：

「爆破計劃失敗後，救地球的方法只有一個——Z微子。沒有錯吧！可是我在這裡，產生Z微子的裝置和奧貝爾都在我的手中。只要我弄壞這個裝置，地球的人們都會上西天，嘿！嘿！修特倫先生，聽見了嗎？怎麼不回答，假如不回答，我馬上就要弄壞機器噢！」

「聽！當然在聽！到底你要我們做什麼！破壞機器對你也沒有什麼好處。」

「哈哈……是啊！我也不願破壞機器，假如你接受我的條件，我也想用Z微子救救地球。」

「你的條件是什麼，快一點說！」

「嘻！……別那麼急，條件是要讓我當金星總統。」

「哈！你當金星總統，那有這麼簡單的事。」

「不願意嗎？那麼我要把這實驗室統統破壞掉，使它不能再使用！」

「啊！不行，等一等……」

「嘿嘿……着急了？好好考慮吧！假如答應我的條件的話，在六小時內派卓博士的那兩個小孩子到我這裡來。只要兩個孩子，記住，假如有大人跟著或遲來一分鐘，就完了。我在弄壞機器前，一定要先使Z微子大大發揮一番，你們的太空船，金星，地球，太空中所有的天體都要用這Z微子顯顯威力，使它們冷凍到零下二七三度……嘻！嘻！」

不久可怕的笑聲停止了。里比切斷了電波了。

「喂！里比！等一下！喂！Z微子實驗室！」

可是不管怎麼呼叫都沒有里比的回答聲了。

「不行了，卓先生，怎麼辦呢？」

這時紀揚和眞眞同時喊起來。

「讓我到里比的地方去！」

「讓我到Z微子實驗室，爲了要救地球！」

大人們都反對，怎麼能讓小孩到那種危險的地方去呢！可是不去的話……

「諸位先生，我們常常說：『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了救地球上全部的人類，我們一定要去里比那裡！」

難得小孩子們深明大意，大人們也沒有法子再阻止了。

唯一解救之道

於是在一小時後，兩人決定乘零一號火箭到實驗室。

「你們到達實驗室後，拜託你們做一件事……」

修特倫，展開手中的紙張，指示兩人。

「這個是Z微子發射裝置的主控制盤。你們必設法接近房間裡的這個主控制盤，把從自右算起第十三個紅色按鈕按下去，看清楚，拜託你們了。」

「按下這按鈕會有什麼結果呢？」

「按下按鈕，機器就不動了，可以防止里比的陰謀。

「好的，我們一定做到！」

「那麼祝你們好運！」

「兩人都要小心噢！」

零一號火箭在數小時後到達了Z微子實驗室的人造衛星。這個人造衛星並不轉動，從圓碟型的邊緣部份，有一根像玩具蛇一樣的連絡管伸出來，緊緊的吸在火箭的出入口。門上的綠色燈亮了，這是可以開門的信號。

「眞眞！走吧！」

兩人彼此點點頭，離開了座位；可是門卻從外面開了「嘻！哈哈！……」

又是那恐怖的笑聲，紀揚和眞眞都愣了一下。

「好好，你們來了，當然是只有你們兩人吧？」

「當然！里比先生！」

「沒有騙我？沒有人藏在那邊？」

「假如不放心，你就搜查嘛，不過里比先生，我們服從你的條件來了，請你早一刻用Z微子救地球！」

「救是可以救，俘虜了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安靜的跟我走，不要慢吞吞的，不聽話的話，我要破壞Z微子的發射裝置，噢！」

紀揚和眞眞不情不願的跟在里比的後頭，心中想：

（看吧！等我進入實驗室後，要趕快按下那紅色按鈕！）

從連絡管進入了人造衞星的氣艙，經過通往內部的氣密門後，他們就到了一個門稍呈彎弓型的細長的一間房間。

「這裡一定是操作裝置的房間。」

房間中由牆壁到天花板，排滿了指示計和儀表，另一方的牆壁上，隔些間隔就有一個小窗戶，從窗口可以看到全體Z微子實驗室的裝置。

「你們在這裡等一下。我到通信室去和太空站的人說條件去……」

里比就跳到房間的盡頭一個門去。

「這是一個好機會，眞眞！——主控制盤不曉得是那一個？」

修特倫雖然畫了圖教他們主控制盤的形狀和樣子，可是實際上看，那麼多的控制盤，每

一個樣子都很像，分不清那一個才是主控制盤了。

「快一點，里比就要回來了！」

「把紅鈕一個個按下去看看。」

「那怎麼可以，這樣的話，所有的裝置都會搞得亂七八糟，就不能修理了。」

「那麼怎麼辦……」

兩人環顧眼前一大堆指示計及按鈕，乾焦急……突然眞眞若有所悟的叫出來：

「紀揚！是那一個！那一個！」

眞眞的手指指着一個控制盤。

「向右算第十三個按鈕是紅色的只有這一個控制盤！」

「眞的！我們被一大片按鈕搞昏了頭……好！」

紀揚一躍跳到那控制盤前面，同時裏面的門也開了，里比像射出的箭頭飛進來。

「啊！紀揚危險！」

眞眞沒有喊出聲，紀揚的身體已經被里比踢得遠遠的。

「你們以為我看不見，向右數第十三個紅按鈕到底是什麼？按下那按鈕會怎麼樣！」

「不知道！」

「裝什麼糊塗！好好的聽着，現在這Z微子發射裝置的瞄準正對着太空站的方向，只要我按下某個按鈕……明白了沒有？」

里比和紀揚互相瞪視著。

「對了，利用這時間，我去按那紅鈕！」

眞眞正想跳到主控制盤前面時，里比的手迅速的伸過來：



「不行，不要動！只要你們挪動一步，我就要按下那按鈕，一瞬間那太空站，和所有的人一起會凍到零下二七三度……」

他們又彼此狠狠的睨視了一會。

「還不說啊！你們想要騙我！誰要上你們的當，我已經下決心了，我要按下Z微子發射的按鈕！一切就會完結了。」

里比的身體一步一步的向旁邊移動，終於里比的手伸向一個特別大的按鈕的方向。

「啊！紀揚，里比要按按鈕了！」眞眞怕得用手蒙住臉。

「好！那只有……」

紀揚從上衣的口袋裡拿出來的是出發的時候修特倫給他的神經衝擊器。敏捷的瞄著里比的頭說。

「里比先生，請不要按下按鈕！」

「哼！那種騙小孩的玻璃棒！」里比一點也不畏縮，手指就要觸到按鈕了。

「嗤！」

銳厲的聲音突破了室內的空氣。

「唔！」

里比暈過去，浮在空中。

「啊！紀揚，你用那支神經衝擊器！」

「是！」

「是不是死掉了……」

眞眞很不放心的看看里比的臉。

「放心！眞眞，神經衝擊器絕不會殺死人的。只讓人家喪神罷了。這效果只有很短的時間，過了一會他又會醒過來……」

「那麼趁這個時候，把他關進一個房間裏去！」

兩人就把里比的身體拖到通信室。那裏面還有一扇門。「軋！」一聲門開了。

「啊！有人在裡面！」

有一個人手腳被好粗的電線綁着，口裏塞著棉布，漂蕩在空中。

「你是奧貝爾博士？」

被綁的人點頭回答眞眞。

「已經沒有事了，奧貝爾博士。」

兩人解開奧貝爾博士的繩子，然後再用那繩子緊緊的捆綁里比。

「唉！飛來橫禍！」拿下口中的棉布後奧貝爾長嘆一聲。

「你們怎麼會到這裡？」

於是兩人把所發生的事從頭至尾詳細的告訴奧貝爾博士。

「哦！爆破計劃完全失敗了，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太重要了，一刻都不能遲疑，快救地球。首先和太空站連絡……」

「我們來做，我們兩個人都是業餘無線電員。」

「呵！那太好了，那麼通信就依賴你們了，我來準備向隕石羣發射Z微子。」

奧貝爾博士進入操作裝置的房間，紀揚和眞眞立刻走向通信機。

數小時後，卓博士等一行人坐火箭趕來了。發瘋的里比馬上被送到醫院去。

再見！金星

以後萬事順利。

奧貝爾博士和卓博士協力合作，Z微子的發射準備圓滿達成。終於關係地球存亡的Z微子發射日子到了。

主要人員都擠到主控制盤的前面，控制盤前面新設一個電視畫面，畫面上有一條白線。

「那一條白線是什麼呢？」眞眞問紀揚。

「聽說那條白線就是可怕的反物質隕石羣的軌道，你看線上有一個光亮的點，那就是反物質隕石羣現在的位置。」

「那麼就是說，假如順着那條線進行，就會碰到地球？」

「是啊！放著不管的話，一定會如此，Z微子有效果的話，那光亮的點會慢慢的離開那條白線。」

「呀！這麼說，成功或失敗可以一目瞭然！」

「聽我父親說，Z微子只照射一次還是無濟於事。」在旁的畢爾少年插嘴說。

「爲什麼呢？」

「要好幾日連續不斷的把Z微子照射隕石羣才行。因爲不這樣做的話，就是把隕石羣冷却到絕對零度，使引力減少了，但是有太陽熱的關係，馬上恢復原來的樣子。」

這個時候傳來奧貝爾博士的聲音。

「各位，現在開始發射Z微子！」

奧貝爾博士的手指，終於按下了Z微子發射鈕。

「轟！」

驚天動地的聲響，雖然眼睛看不見，但Z微子的發射已經開始了。

大家守著那出現在畫面上的線和點。一分，兩分，時間像蝸牛的爬動一樣慢，Z微子幾乎同光速一樣的快速，直向反物質隕石羣前進中。

「六分〇秒！」

陳小姐的女高音響徹室內，大家立即緊張起來，奧貝爾博士和卓博士兩人的額上冒出一滴一滴的冷汗。

「三秒、四秒、五秒、六秒！」

「啊！」首先出聲音叫的是紀揚，接著是眞眞，然後是卓博士的歡呼。

「噢！你們看，隕石羣開始移動了！」

畫面上的光亮點已經很明顯的離開了白線。

「萬歲！成功了！」大家一起歡呼萬歲。

Z微子的發射照預定繼續了數日，當全部發射完了時，反物質隕石羣的軌道，已經改變得完全不必躭心它會和地球衝突了。

從地球來的感謝電報像雪片一樣飛來，不但如此，奧貝爾博士，卓博士以及紀揚和眞眞四人，在金星上簡直被視爲英雄。當他們出席箴特市的金星政廳所開的祝賀會，四個人再坐上火箭，降落在巴諸蘭時，幾乎被全箴特市民所包圍了。

在祝賀會的席上，卓博士這樣致詞：

「這一次計劃成功而圓滿達成拯救地球的工作，一切都是奧貝爾博士的功勞，眞謝謝你！」

奧貝爾却指着旁邊的紀揚和眞眞說：

「說什麼功勞，只我一個人一定一事無成，軌道的計算等全賴卓博士的協助才成功的。並且我還要說較我們功勞更大的紀揚和眞眞兩人。假如沒有他們勇敢的精神，不曉得現在又是怎麼樣了。」

這個時候，有一個少女進入會場，交給米羅總督一張紙頭。總督的臉愈來愈開朗，很滿意的笑著抬起頭來說：

「諸位，大家都該高興了！這是地球政府來的新電報，上面說，地球政府今後廢止對金星的一切苛刻待遇，對於金星的瘟疫，要積極的幫助撲滅，現在後面的這一部份好像已經沒有必

這答案請這位弗蘭克先生……」

被米

總督一提，紅稻栽培所所長弗蘭克馬上站起：

「各位，金星上的種種瘟疫，大概都可以撲滅了！」

「眞的？」

「是眞的。地球人對金星的各種流行病並沒有什麼抵抗力，現在我發現了那種抗體，在金星到處都可以得到，它含在那紅稻裡面。」

「噢！那眞是一大發現，弗蘭克先生！」

但是弗蘭克所長却低下頭：

「這是我無意中發現的，被我强迫吃紅稻食物的人們，並不患金星的各種病，就是患了也很快就痊癒了，由此引起了我的靈感才開始研究的……」

這消息使祝賀會生色不少，變成了一

個大盛會。

其後又聽到被送進醫院的里比，逐漸的正常，恢復了健康的消息。紀揚心裡老早有個疑問，這時才出來問父親。

「爸爸！據米羅總督說，星民派在選舉時用不正當的手段欺騙人家所以勝利，到底用的是什麼方法呢？」

「聽說是利用新的一種催眠術。」

「催眠術？」

「是在投票之前競選演講的時候，里比就開始施行催眠術，可是要等人民進入投票所時才會發生效果，因此大家一進投票所，都被一種奇怪的氣氛迷惑了，就寫上星民派候選人的名字。」

「嘿！好像是魔術嘛！」

「催眠術並不是魔術，過了很長的時間才顯出效果的叫遲延催眠，如果要使自己不被催眠術迷惑，平常就須養成正確的判斷力。」



因爲爆破計劃的失敗，金星上沒有一艘太空船，因此由火星借來一艘最新建造的最新型太空船，供給被捉到金星來的地球人回地球之用。

約兩個月後，太空船「和平的使者」號到達了金星的上空，今天是向地球出發的日子。

「我們終於要和金星陰雲的天空離別了。謝謝各位的照顧。」

「畢爾再見！替我們向無望島的安林問好。」

大人們和大人們也有說不盡的臨別的話。時間到了。

「我再謝謝你們，這一次由於金星上的各位和地球上居民的通力合作，才能從隕石羣的災害裏救出地球，從此以後，金星和地球更要永遠的携手合作。」

「贊成！地球萬歲！金星萬歲！」

紀揚、眞眞、卓先生，還有陳玉琪小姐等一行人都依依不捨的登上「和平的使者」號火箭。

不久，火箭開始上升。地上的一切隱藏在白雲中。又過了一會，漆黑的天空展開在窗外。

在天空的一角，美麗的地球，照樣放射出和平的青色光輝。

——全書完——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每冊15元
全套75元

土星號的奇遇……納爾遜・彭德 原著

太空人華克，在破舊的土星號太空貨船裏，擔任一名三等飛行員，這艘太空船自從他來到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奇遇。

重遊消逝的過去……羅勃・海蘭 原著

利用人工冬眠來到未來世界的我，再乘當時發明的時間旅行機回到過去的世界，做了種種又奇妙、又有趣的旅行。

地球的危機……瀨川昌男 原著

廿一世紀初，少年卓紀揚發現在太空中，有一羣反物質隕石正朝着地球追過來，唯一能拯救地球危機的卓博士，被歹徒綁架到金星去，眼看着地球的毀滅就在眼前……

火星少年……羅勃・海蘭 原著

十幾年後，地球移民已開始在火星從事開發工作。於是，在火星人、地球人，以及那隻奇怪的火星動物之間，當然有不少令人感動和辛酸的故事發生了。

機器人國……亞希莫夫 原著

宇宙中的一個行星「索拉利亞國」，以製造機器人而聞名。在這個國家裏發生了離奇兇殺案，從地球來的貝利警探克服了重重困難，才找出了眞兇。

少年科學名著選集

每冊12元
全套60元

海底兩萬浬……周・貝魯 原著

在那一望無邊無際，碧綠的太平洋及大西洋上，許多輪船接二連三地被一隻神秘龐大的怪獸擊沉了，這就是諾其拉斯號寧摩艦長瘋狂的驚人復仇計劃。沒有人知道他是那一國人？眞實姓名是什麼？

百萬年後的世界……愛德門・漢彌頓 原著

一顆威力無比的炸彈，它沒有炸碎高樓大厦，卻打破了時間限制，將米德市炸飛到一百萬年後的未來世界——是一個地球瀕臨死亡的時代，勇敢的少年彼得，經過千辛萬苦，終於使地球再度復活。

宇宙大戰爭……魏爾斯 原著

火星人從圓筒中爬出來，眼睛下面有尖尖的上唇和楔子型的下唇，形成可笑的V字型的嘴巴，嘴巴下面沒有下巴，也沒有眉毛，從頭下直接伸出幾隻像蛇一樣的觸手，我全身感覺一陣冷顫……

隱形的敵人……弗蘭克・魯塞爾 原著

十二個聞名於世的科學家，在兩個月內相繼去世，因爲他們發現人類並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主人翁，而由看不見的光球生物所主宰，它們吸取人類的能量，就如人類畜養家畜，吃家畜的肉一般。

人造島的長征……周・貝魯 原著

美國人爲實現其理想中的生活，不惜巨資製造了可以在海洋中航行的斯坦達特島。島上佈置得富麗堂皇，應有盡有，四個音樂家在偶然的機會中，登上這世外桃源，身歷其境，也親自看着她消失。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每冊特價新台幣15元

①土星號的奇遇
②重遊消逝的過去
③地球的危機
④火星少年
⑤機器人國

少年科學名著選集

每冊特價新台幣12元

①海底兩萬浬
②百萬年後的世界
③宇宙大戰爭
④隱形的敵人
⑤人造島的長征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③

地球的危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0441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初版

編者：本局編輯部
發行人：林春輝
發行所：光復書局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十號
郵政劃撥帳號臺北3296
印刷所：中外印刷廠
臺北市天水路五一巷廿二號
電話：五五七七六二

每冊特價新臺幣15元